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送別下　律詩八十首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鮑曰郭英乂也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傳與詩合

詔發西山將洙曰辛慶忌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秋屯隴右兵洙曰屯一作營唐書郭英乂傳英乂知運之季子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趙曰英乂先爲秦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公詩云即非山西之出將事。鄭曰屯徒渾反聚也凄涼餘部曲趙曰秦州部曲也燀赫舊家聲洙曰燀一作烜齒善切謂知運先朝亦爲隴右節度使也宋鮑昭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空存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李廣行無部曲行陣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李陵既生降穨其家聲鵰鶚乘時去洙曰見鵰鶚在秋天註。師曰言得時則駕也驊騮顧主鳴趙曰鵰鶚驊騮所以美英乂也。師曰言戀主室也忠臣之志不忘於君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

程鄭曰易以豉切○洙曰策策略也容易借無難也言其功名策略足以自取富貴無難斜日當軒蓋

高洙曰作歸一風卷旆旌修可曰盡用夏侯湛褉賦微雲承軒淸風捲旆也○師曰高風八月也松悲

天水冷洙曰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秦州也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因以名焉沙亂雪山淸

洙曰後漢明帝紀祁連山名也即天山也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洙曰其山至高冬夏有雪故亦曰雪山和虜

猶懷惠洙曰和和好也惠恩惠也防邊不敢驚趙曰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使來請賦目修

好後又請和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洙曰專征請受斧鉞之賜得專征討○趙曰言

待之以靜不時撓之示之以有必征其侵叛之理也燕薊奔封豕洙曰薊燕之所都前志云秦滅燕

薊左傳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豕之性喜突故取喻祿山周秦

觸駭鯨洙曰按新史祿山之亂英乂授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

其衆駭鯨言君鯨魚之駭難禦也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言易決也○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明

年陷京師此所謂奔突燕薊而觸冐周秦也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洙曰文選上修

下驥伍慘不登貌也哀江南賦芒芒慘驥殘孽餘誕也餘作潰○趙曰祿山既弑慶緒爲逆此所謂尚縱橫也箭入昭
陽殿洙曰箭機書箭也○趙曰言禍亂及於宮中也笳吟細柳營洙曰笳者胡人捲蘆葉吹之以
作樂也故曰胡笳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李延年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有出塞入塞柳楊等十曲細柳營周亞夫
軍營也○趙曰細柳周亞夫之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
衣行趙曰言是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爲白衣而行也非是天子行幸宸極妖星動洙曰虞翻
別傳曰仰瞻宸極劉越石表宸極失御○趙曰妖星凡二十一見晉天之志園陵殺氣平洙曰陵一作林
○趙曰言殺氣與周陵平也空餘金椀出洙曰椀一作盌光武紀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註園謂山
墳余椀出見早時金椀出人間註○趙曰漢武事有持金椀賣於市無復繐帷輕時曰繐須銳切○洙曰繐
武帝遺令云吾婕妤數人者於銅雀臺堂上施六尺床張繐帷謝玄暉詩繐帷飄井幹此言賊凌犯園陵也毀廟天
飛雨焚宮火徹明洙曰項羽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婁燒其宮室火二月不滅○蘇曰周盤龍焚火紫琴宮
綺羅經火徹明不滅罘罳朝共落鄭曰罘芳尤切罳新兹切朝陟遥切旦也㮰桷夜同傾洙曰

言賊焚毀宗廟及宮室漢書註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
重刻屋㢝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東觀元壽二年盜賊並起燔
燒茂陵都邑火見未央宮○沈君攸曰右按詩方斲是虔註椹謂之
虔升景山掄林木取松栢易直者斲而遷之正於椹上以爲楄也

三月師逾整群胡勢就烖虜親接戰勇決冠垂成鄭曰冠古玩切○洙曰此言英乂躬冒矢石功冠垂成垂成猶欲成也○趙曰此微言英乂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昇年二月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而是時英乂戰于武功敗績故有務疾之譬且言其功垂成也

妙譽期元宰趙曰美其可爲相

殊恩且列卿趙曰言其兼太僕卿也

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攙搶鄭曰上初銜下楚耕切○洙曰成十三年傳戮力同心釋文云攙搶妖星也前漢天文志石氏見攙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搶石氏見搶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攙謝宣遠子房詩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攙搶○蘇曰言與諸公戮力掃攙搶社稷一日重正我輩光前冠後

圭竇三千士洙曰儒行儒有篳門圭竇註門旁窬穿牆爲竇如圭僖二十四年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修可曰左傳襄十年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杜預註云篳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焉禮記儒行之語義同

雲梯七十城洙曰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

舉可依雲而立所以攻敵之城宀宋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壘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趙曰公輸往作雲梯以攻宋公詩有云春苍城七十城落敵三千 **取非齊說客** 鄭曰說輸芮切。洙曰酈生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王使說齊王田廣廣罷歷下兵守與漢通和與生日縱酒從淮陰侯乃夜襲破齊齊以酈生賣己遂烹之 **甘似曾** **諸生** 洙曰漢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趙曰公自言也蓋以謂主賓之貧士尚有三千而下七十城亦有為雲梯之具者如我曾無說客之說時為諸生之事而已蓋自責其無補於戰也齊說客謂酈食其下齊七十城嗇諸生出叔孫通傳通所願徵者也 **通籍微班忝** 洙曰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微班言位下也前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謝玄暉詩既通金閨籍 **周行獨坐榮** 鄭曰行胡剛切。洙曰詩寘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時英又為中丞 **隨肩趨漏刻** 蘇曰漢宣帝置行刻漏賜十郡列卿 **短髮寄簪纓** 洙曰寄一作愧 **徑欲依劉表** 洙曰魏志王粲傳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 **還疑厭禰衡** 洙曰還疑一云能無後漢文苑傳禰

衡字正平孔融愛衡材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材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及荆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躁故送衡與之卒為祖所殺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蘇曰劉璣含情忍淚送起薊門廢邑狐狸語洙曰襄十四年傳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空村虎豹爭洙曰空村言無居人虎豹爭盜賊縱橫故也人頻墜塗炭洙曰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徐曰墜塗炭言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公豈忘精誠鄭曰忘無放切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鮑曰謂廣平王將復京師也安邊仍扈從蘇曰才用切莫作後功名洙曰莫作一本無使時代宗為元帥期於收復公勉郭令立功名無後眾人也○趙曰時代宗以廣平王初為元帥張子儀副之新律是師律之律舊京指言長安史云仍扈從則望長安收復而車駕復還也○師曰前軍壓舊京言前軍已收京而鎮壓之尚賴諸將安邊扈駕此勉郭公之辭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洙曰見先帝弓劍遠註○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髯下

迎後出因名其處曰象闕象闕憲章新洙曰陸佐公石闕銘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
禮垂布憲之文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
經綸感激張天步洙曰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從容靜塞塵南
圖回羽翮洙曰莊子大鵬九萬里而圖南趙曰言嚴公入朝如鵬之圖南也北極捧星辰漏
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盖兵
書也愁殺錦城人趙曰人思戀之也閣道通丹地洙曰禁中謂之彤庭言丹地也
張正見艷歌執戟超丹地豐貂入建章江潭隱白蘋洙曰柳惲詩汀洲採白蘋趙曰公自言也草堂近
百花潭故曰江潭爾雅曰萍之大者曰蘋也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
台輔臨危莫愛身洙曰言當殺身以成仁趙曰所謂贈人以言也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謌惜三朝出入榮洙曰三朝武后明皇肅代也江村獨歸處洙曰一作去寂寞養殘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洙曰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權宜借寇頻洙曰見河內猶宜借寇恂註湖南安背水洙曰韓信破趙反背水陣峽內憶行春洙曰後漢鄭弘傳太守行春任彥升詩遂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謝夷吾傳行春乘柴車。趙曰言公離此而入公有所懷恨也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蘇曰晁錯云天下蒼生全倚大臣安養鼎鼐調羹手不可容易錯動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洙曰陳蕃為徐稺下榻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洙曰得聞字嚴武賈至按新書公家寓鄜彌年囏窶詔許公自往視

田園須暫往魯曰陶淵明歸去來田園將蕪胡不歸。師曰甫家在鄜詔許公視之故云須暫往戎馬

惜離群 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礼記一羣索居。師曰惜離羣言惜別也 去遠留詩別愁

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 洸曰言雨歇也 山路晴

吹角那堪處處聞 洙曰處處聞言所在有兵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按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隠之也紀與詩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洙曰喻賈之德猶足庇覆一院也。趙曰賈至歷中書舍人而中書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師曰言奔走之勞而減少年之心也 宮殿青門隔 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郤平種瓜青門外隔青門謂賈出汝州 雲山紫邏深 洙曰邏塞也取巡邏之義。趙曰王立之云九域圖汝州有紫邏山故云。鄭曰邏郎佐切寰宇記汝州襄城汝縣紫邏川以邑城南臨汝水兼以名爲邑 人生五馬貴 洙曰見五馬有光輝註。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 莫受二毛侵 彥輔曰潘岳秋興賦予生三十有二始見二毛班白也。師曰昔王羲之

出守永嘉夜别五馬後人皆援為太守故事人生五馬之貴亦在少年衰老不足貴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洙曰後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註孝經緯之文也晉卞壼拒蘇峻力疾戰死二子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徵士翟湯聞之歎曰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洙曰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玉府標孤映洙曰北山移文高霞孤映霜蹄去不疑趙曰使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激揚音韻徹洙曰文選神氣激揚又音声凄以激揚也籍甚衆多推洙曰陸賈游漢庭名声籍甚註言狼籍甚梁彥升云客游梁朝則声華籍甚潘陸應同調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晉陽秋曰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趙曰潘則潘岳陸則陸機孫吳亦異時洙曰孫武吳起○趙曰言時異時而已又相同也北宸徽事業南紀赴恩私洙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卿月昇金掌洙曰洪範卿士惟月註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上官儀詩班籍始慙歸金掌露初晞○趙曰卿月指馬大卿也昇金掌譬近於顯要

金掌者金銅仙人捧露盤之掌也王春度玉墀洙曰春秋之文王次春○趙曰言馬大夘春時在天子之玉墀也薰風行應律洙曰詩南風之薰兮禮八風從律湛露即歌詩趙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之詩言少夏初即有殊恩之命矣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

漢闊後會且深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鄭曰從才用切

令弟尚爲蒼水使趙曰吳越春秋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見赤綉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求候之名家莫出杜陵人洙曰杜陵有南北杜最爲名家比來相國

兼安蜀洙曰杜鴻漸以相國入蜀平崔旰之乱尋表旰爲節度使還朝歸赴朝廷已入秦

捨舟策馬論兵地趙曰以同行二人所以可論兵矣拖玉腰金報主身洙曰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腰金帶也○鄭曰拖託何切曳也○趙曰專言叔父黃金也莫度淸秋吟

蟋蟀洙曰潘安爲黃門作秋興賦云蟋蟀鳴乎軒屛早聞黃閣畫麒麟洙曰見邑聖登

黃閣共今代麒麟閣註。趙曰漢武帝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也。師曰時崔旰成都作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平其亂送還朝故有相國安蜀歸朝入秦之語子美勉鴻漸莫空度時節淹留於蜀早歸論功畫象于麒麟閣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魯曰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 洙曰前漢循吏傳黃霸字次公宣帝下詔曰制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咸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前後今年郡中愈治声名籍甚後爲丞相 近看除刺史 洙曰前漢景帝紀註凡言除除故官就新官也 還喜得吾賢 五馬何時到 洙曰古詩上桑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雙魚會早傳 趙曰囑李使君早寄書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師曰昔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此二句言使君幾時到任早寄書達甫用 老思筇竹杖 洙曰一云筇杖拄漢張騫為大夏時見筇竹杖云賈人市之於身毒國 冬要錦衾眠 洙曰漢朱寵爲太尉家貧布被帝聞之賜錦被。趙曰公從李使君要此二物也筇竹蜀中所出蜀都賦云筇竹緣嶺註云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錦衾雖是錦被而字出詩錦衾爛兮蜀中有錦故公及之 不作臨岐恨 洙曰陳陰鏗送始興王詩背飛傷客念臨岐憫聖情 唯

聽舉最先 洙曰京房李尋最當遷註以課最被舉 火雲揮汗日 洙曰潘安仁詩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淮南子旱雲煙火生○趙曰隋盧思道納涼詩火雲散而四峯史記云臨淄揮汗如雨 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 洙曰子昂後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 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洙曰射洪屬梓州○鄭曰潸師姦切涕流皃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 鄭曰比毗至切 高官皆武臣 洙曰時方急於賞功故武臣在高位○蘇曰宋鉞近出兵戈擾擾而高爵厚祿皆武官高牙大旆金紫煌煌駭人耳目我輩頭白作吟局官復何益哉 幽燕通使者 洙曰時安史之亂平而幽燕路通矣 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 洙曰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以三公可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与也 行蓋出風塵 趙曰時方吐蕃之亂而刺史之蓋出風塵以往也○程曰早蓋行春指路使君也 戰伐乾坤破 洙曰所在殘敝也 瘡痍府庫貧 洙曰軍用匱乏之急也

○鄭曰瘡初莊反傷也下延知切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蘇曰元興曰今世事苦此
諸公宜潔正廉自不可李曰前負號餽又王子敬万民徭役互科使平均自无怨謗○趙曰四句以戒其為政可謂贈人以言矣齊
漢瞻佳士蘇曰張景陽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齊漢之上可謂當世表儀○趙曰指路君其為太守自此而迁擢當在
齊漢矣泥塗任此身趙曰公自言也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洙曰一云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洙曰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
斷洙曰作短一愁從舞曲長二天開洙曰作悲一寵餞洙曰後漢蘇章順帝時遷
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郡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五馬爛生光洙曰古陌上桑羅敷行使
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川路風煙接洙曰謝玄暉詩驛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
有鳥路江漢无限梁○趙曰閬州與遂州相接也俱宜下鳳凰洙曰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

國潁川○師曰鄢与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王喬皆神仙人也蕭与秦女跨鳳而去喬亦飛乘雙鳧今云須冝下鳳凰豈非皆不凡也

送鮮于萬州遷巴川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廣德中爲尚書都官即自將相公御元不相厚皆稱交友

京兆先時傑 趙曰京兆者炅父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爲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贍允若後尹熙熙具贍允斯 琳琅照一門 洙曰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曾史忠孝若干一門○安石曰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別屋見季胤平子遠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朝廷偏注意 洙曰天下安注意於相 接近與名藩 趙曰自万迁巴故云接近 祖帳維舟數 洙曰疏貴傳設祖道供帳 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 洙曰蜀都賦觸石吐雲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洙曰迢迢或云韋適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 洙曰鮑明遠詩以分符竹 同

舍有輝光 洙曰宜不疑為郎為同舍郎疑取金○趙曰公亦是負外郎故於韋負外可謂之同舍矣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䟽莫相忘 趙曰洞庭而往彼雖无過鴈以寄書去而彼中書音信恝不可忘也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洙曰韶州刺史韋迢

江畔長沙澤 洙曰作驛 相逢纜客舡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 趙曰言子美獨步曹子建与楊德祖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小郡者韋君自謂韶州也 地濕愁飛鵩 洙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長沙卑濕但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鵩賦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 天炎畏跕鳶 洙曰馬援曰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薫烝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 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蘇曰徐璿至固陵下馬把臂而意潸然久之乃揮涕分首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 洙曰

一作能與州趙曰信州乃夔州見唐志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
起瘡痍無血流趙曰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遷王君爲汁其救見於井邑有煙則逃亡復業矣瘡痍無
血則誅求不再矣壤歌唯海甸趙曰擊壤之歌也唯海甸則時淮海無虞也畫角自山樓
白髮寐常早趙曰公自言也荒榛農復秋趙曰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解龜
踰臥轍洙曰謝靈運初去郡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侯霸爲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趙曰以徐孺
子自比而指王崟爲陳蕃也言崟相待如陳蕃之見孺子則潁川將何以酬之乎潁川陳氏郡號也遺騎覓扁舟
洙曰劉眞長遣騎覓見張孝廉船見晉書舟小舟也徐榻不知倦洙曰陳蕃爲徐孺子下榻去則縣之潁川
何以酬塵生洙曰一作生塵形管筆洙曰詩形管有煒寒賦黑貂裘洙曰
蘇秦有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洙曰曹子
建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劉孝標歷飛雨散行止各雲浮洙曰劉越石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
矣若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鄭曰掉徒弔切○趙曰此言離別之景尉佗

䲡北拜鄭曰尉紆勿切。洙曰陸賈傳時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尉佗魋髻箕踞見賈賈因說佗君王且郊迎北面稱臣於是佗蹷然起坐謝賈卒拜佗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太史尚南留洙曰見周南大史公註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

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從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謨

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言聞王信之論則可以豁其旅寓之愁也

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洙曰神仙傳盧敖見一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趙曰言既復唐堯之化則無心從宦而甘為方外之士也汗漫遊祖出淮南子載若士謂盧敖曰吾將与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也。師曰張景陽七命曰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不遊躡張亥之末跡注汗漫能遊天者也李善曰淮南子云若士曰吾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井屋有煙起言民獲安居飽食也瘡痍無血流無賦斂以横索也解龜言任滿解龜印也子美為拾遺今見斥逐故云塵生彤管筆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折台衡地 趙曰中台星折張華見誅而今云星折則李二
十五丈父必是台輔貴人而有此事惜乎無所
考 曾為人所憐 洙曰前漢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
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故
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家黃爵巢其顛 公侯終必復 洙曰
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
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
六躰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
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經術竟相傳 洙曰韋賢少子
玄成復以明經
歷位至
丞相 食德見從事 洙曰易食舊德
或從王事無成 克家何妙年 洙曰
蒙九
二子克家曹植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潘岳裼中武
誄子以妙年之秀○趙曰言李公自妙年已克家矣 一毛生鳳
穴夢符曰右按南史謝起宗父鳳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傳名譽新
安王子鸞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
宗殊有鳳毛
靈運復出 三尺獻龍泉 洙曰漢高祖提三尺取天下師古
曰三尺劍也越絕書楚王召風湖
子今之吳越見歐治子干將使之鑄劍二枚一曰龍泉楚王問向
謂龍泉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晉鄭聞此劍求之不得後
漢肅宗賜諸尚書劍特以寶劍自爲名 赤壁浮春暮 洙曰孫
以尚書韓棱淵深有謀故得楚龍泉 權將周

瑜敗曹操於烏林赤壁○趙曰言赤壁以形容其所經之地也姑蘇落海邊洙曰越絶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趙曰言李丈往任蘇州矣有姑蘇臺故州以得名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湖中送敬十一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蘇曰梁瑝在囚歎曰少壯雖難得樂事坡又云此言真可書紳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趙曰言在匣中而氣騰矣水置玉壺多洙曰樂府清如玉壺冰○趙曰言心之清也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趙曰魏文帝浮淮賦云驚風泛湧波鶱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

歸飛西洙曰一作青海隅洙曰言歸隴右。趙曰謂希曾先勒還隴右也言視雪山路如咫尺不以爲遠故歸飛西海隅也上公猶寵錫洙曰上公哥舒翰突將且前驅趙曰上公指哥舒猶有錫命未已內當少留則蔡子突將當往爲前驅以先歸也漢使黃河遠洙曰漢使張騫窮河源。趙曰翰爲河西節度使故云黃何遠涼州白麥枯洙曰漢桓帝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趙曰言其地言其時也因君問消息洙曰問高消息好在阮元瑜洙曰王粲傳陳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爲屈。師曰哥舒翰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幕府士希曾爲都尉隸其麾下赴上都言隨哥舒入奏金匼匝乃金絡頭也駝背錦模糊言以駝載錦入貢也咫尺雪山路不以路遠爲難也西海隅謂還隴右唐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以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時哥舒翰在涼遣子先歸歸期正白麥之熟甫因問高適消息適隨哥舒爲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洙曰言相得於總角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蘇曰李夫人病起南園桃花盛開李不悅武帝問其故李曰不分桃花如錦惱人病眼帝感其言遂去其花爲一国笑生憎柳絮白於綿劒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趙曰不分生憎所以深言其紅白也皆俗語中字惟桃花之深紅絮之皭白正是春色放蕩無所倚賴者也如此故翻是觸忤愁人斷送令到酒邊以散其愁○師曰甫与路侍御相得於總角之時中間不得消息未知後會在何處言今春色使人愁悶不若以酒消遣之

送何侍御歸朝

彥輔曰李梓州送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趙曰言章梓州作送舟之筵也車輿使者歸洙曰御史乃使者○趙曰言何公歸朝也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洙曰漢御史繡衣持斧故人從此去洙曰一作遠寥落寸心違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洙曰見德府舊乘驄注。趙曰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故公用以比魏待御也江邊問草堂洙曰公所築也遠尋留藥價趙曰言遠來見尋因留買藥之貲惜別到文場趙曰公自以其居為文場矣杜預贊元凱文場稱為武庫。師曰留藥價言有所餽也到文場言傾寫詩章也入幕旌旗動洙曰入王儉幕為蓮花池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洙曰跡一作蹤。趙曰公便自以其居為漁父之滄浪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到北堂洙曰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北堂母氏也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赴北堂聖朝新孝理洙曰以孝理天下祖席倍輝光洙曰祖席餞飲餞也漢祖二踈一云行子倍恩光內洙曰一作贈帛擎偏重宮衣着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洙曰淮陰京口皆江南地名。鄭曰淮陰楚州京口潤州春隔雞人晝洙曰

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方歸寧當爾雞人報曉爾秋期鸞子涼、洙曰秋期還也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洙曰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薛曰右按古樂府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壽詩今日合來者皆令富且貴欲令主人三萬歲終歲不知老爲吏當高遷賈市得萬倍桑蠶當大得主人宜子孫

看畫曾飢渴、追縱恨洙曰一作恨淼茫鄭曰淼彌沼切大水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洙曰虎頭維摩相也金粟釋有金粟也○脩可曰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日○師曰王洙注以虎頭爲維摩相大誤矣○薛曰右按工簡栖頭陁寺碑金粟如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明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新添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新添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洙曰一作送)客盃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竿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青寂寞此別惜相從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洙曰通猶通西南夷○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之地)文章落上台(洙曰謂相国製文)詔從三殿去(洙曰唐有三殿文學士○趙曰李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東廊之後故曰三殿出者言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出也舊註云唐有三殿李士何所據而亂立名字邪○鄭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是也李士直郢故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師曰二句皆言長韓)

之別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怜猶不歸秖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蘇曰張季鷹秋日北園詩云旅途驚歲晚歸與與心違工部用語補綴尤有工巧了不見痕迹後進可為師範○趙曰陸士衡文賦吐滂沛乎寸心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 洙曰以避難奔走入蜀故言竄身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 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 洙曰一云春鬢色俱蒼 為問南溪竹 洙曰一云笋 抽梢合過牆 趙曰公自註余草堂在成都西郭則南溪者又草堂傍近之名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兼寄韶州

選曹分五嶺 洙曰見前雲山兼五嶺註。趙曰言崔郎中充嶺南掌選也 使者歷三湘 洙曰顔延年三湘謂洞庭七澤藹荊牧注江湘沅水皆會巴陵洞庭陂號爲三湘蓋謂三江。趙曰言崔郎中出使歷三湘也三湘之名按樂史寰宇記云湘潭湘鄉湘源 才美膺推薦 趙曰言魏爲人所薦而爲判官也 君行佐紀綱 洙曰左傳紀綱之僕。趙曰言魏君之行推佐君之紀綱也 佳聲期 作斯 共遠 洙曰一 趙曰魏崔皆著佳聲而共遠矣 雅節在周防 明白山濤鑒 洙曰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再居十餘年一官闕輒啓數人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爲山公啓事。趙曰戒魏公之佐選事當以公也 嫌疑陸賈裝 洙曰陸賈說尉佗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趙曰又戒之以廉也今魏君往嶺南充掌選判官苟有千金之裝也陸賈則爲嫌疑矣 故人湖外少 趙曰故人湖外客此是韋迢詩全句公改一字而精神健矣 春日嶺南長 蘇曰謝孚寓嶺外春日語客曰昔年洛下長歌痛飲唯嫌日短今竄居嶺南偏覺日長要黑不能吾其柰何于

因有感書示翟夫子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洙曰一作夜將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師曰八月風高九月風梢帖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洙曰氛祲不祥之氣言胡塵汚染帝室。趙曰往逗番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此乃至德二年九月已前詩蓋京師猶未復故云氛祲滿也。鄭曰祲子鴆切精氣感祥人世別離難蘇曰李陵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趙曰中國以其懷怒侵叛而與之和親勑書憐贊普洙曰贊普吐蕃王名兵甲望長安馬曰望長安言欲入寇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洙曰揚子雲仕宦不達寂寞自守起為官以子雲比楊判官也亦美之而已垂淚方投筆洙曰言以戎事為憂故垂淚投筆如班超投筆而起志在功名傷時即據鞍洙曰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儒衣山鳥怪蘇曰桑聞再歸中條時春鳥嚶戛聞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歸

漢節野童看趙曰蘇武杖漢節牧羊　邊酒排金醆洙曰一作盌　夷歌捧

玉盤　草肥蕃洙曰一作蠻　馬健洙曰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　雪重拂廬乾脩可曰拂廬蕃帳名○趙曰吐蕃聯毛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　慎爾參籌畫　從茲正羽翰鄭曰何干切羽也

歸來權可取　九萬一朝摶畢曰言當以功名自致遠大○趙曰莊子言鵬之飛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黃曰言刷整羽翼飛騰之兆在此時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新添

青簾白舫益州來蘇曰劉濱自益州歸荆渚白舫百艘皆鋪帆青簾多載妓女峽人呼為天上樓船

巫峽秋濤天地迴　石出倒聽楓葉下洙曰黴領淮　櫓搖背指菊花開　貪趨相府今晨發　恐失佳期後命催　南極一星朝北斗洙曰晉天文志北極北而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星辰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人君之象也○趙曰南極以言李公在楚而往是為南極之星北斗指長安蓋上直北斗而號北斗城也　五雲多處

是三台洙曰五雲五色雲也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也○趙曰晉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三公之位也三台指杜相矣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洙曰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風生洲渚錦帆開洙曰煬帝以錦爲帆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爲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供二母之膳王判官侍母回黔中故有此句○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曰日紅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曰日作白白不但撿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鄭曰寰宇記黔州黔陽郡莫怪頻頻勸酒盃洙曰頻頻一云頻頻○蘇曰蕭鳳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無使公決不悲○巨炎反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歘通貴歘已歘音許勿切有所吹起皃歘通貴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洙曰雲泥從貴賤之懸遠如雲之與泥○余曰後漢逸民傳吳蒼與矯仲彥書云乘雲行泥棲宿不同白頭無藉在洙曰無藉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朱紱有洙曰一作即哀憐洙曰曹子建俯視朱紱○趙曰韋君爲書記則朋紱矣有哀憐則言朱紱之人有哀憐於我書記赴三捷洙曰一作接采薇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注捷勝也三勝謂侵伐戰○趙曰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公車留二年洙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欲浮江海去此別意淒洙曰一作蒼然洙曰公以道不偶時欲放跡於江海也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趙曰公自謂也公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無歎望於欲去而之江海矣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鄭曰鄭七稽切縣名在梓州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趙曰以言其行路之辛苦他山自有春蘇曰阮咸歸陳留衆俱留咸曰看洛中春罷去王尚曰汝山春色甚可人意清泉白石清人耳目試洛中無塵土氣味野花隨處發官洙曰一作妖柳着行新鄭曰行胡剛切天際傷愁別洙曰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離筵何太頻師曰甫與二三子於情最親臨此送別言其此去如遠水不能無風浪也山雖有春兄弟不得同賞以至野花官柳觸目使人不能無傷感也

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鄭曰潩夷託切

志士惜妄動蘇曰謝安石志士之心如石豈可妄動知深難固辭趙曰志士本惜妄動而授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漫赴幕職於湖南也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鄭曰磷力珍切○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謂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謝靈運緇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趙曰言以久居瀧卒彌便以為利乎所貴尚者取堅不磷涅不緇而已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蘇曰阮瞻行程剩曰煩子寄語友人欲與子共竹林諸公論詩耳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孫曰夔州古酉貢新）鳴櫓少沙頭（洙曰江陵舟舡至泊於郭外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送覃二判官

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洙曰皇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耳○趙曰先帝指肅宗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洙曰選云鯨魚失流而蹉跎前漢嚴助傳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之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

分德二入承明廬江文通書曰升承明之阶闕○蘇曰謝宗出守仇池臣夜人曰吾此行當不復謁承明廬擇山水秀媚處吾欲貿半棲無意人間世也○趙曰公於肅宗時爲拾遺則常謁至矣

餞爾白頭日洙曰鄱陽白頭如新

永懷丹鳳城趙曰指言長安帝城也秦穆女弄玉吹簫鳳集其城因號丹鳳城

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洙曰屈原宋玉○趙曰言在楚地也荊則荊渚衡則衡山也

魂斷航舸失趙曰望韋判官之去航黯然作別而魂斷也

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洙曰七命排閶闔鶩於赤霄之表○趙曰亦有意於長安帝京矣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洙曰韋賢傳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勛白在商爲豕韋氏○趙曰言劉與杜同出也漢高祖紀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

別浦鴈賓秋洙曰月令秋月鴻鴈來賓○蘇曰張僑云賓鴻別浦蘆臺草將秋

年事推兄忝洙曰張釋之兄事袁盎○趙曰劉孝標答郎峙書云須年事道

衰容髮衰謝年事盖言年歲之事也舊引張釋之兄事袁盎非是也有字袒紀便取爲韜也　人才覺弟優

經過辨豐劒　洙曰晉書曰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令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劒一曰龍泉一曰太阿　意氣逐吳鈎　修可曰吳鈎見後出塞詩令突入吳鈎注。趙曰舊引鮑明遠詩錦帶佩吳鈎而不講其物然存中云唐人詩用吳鈎吳鈎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也　垂翅徒衰老　洙曰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先鞭不滯留　趙曰劉琨與親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　他日臨江寺長沙舊驛樓

別蘇徯　洙曰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　洙曰李陵詩游子暮何之又各在天一涯　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　趙曰他日前日也嘗愛謝蘇之才命以爲必超騰矣而今居然摧壯圖之壯也　十年猶塌翼　洙曰陳琳檄書志義之佐垂頭塌翼　絕倒為驚呼　洙曰昔琅琊王澄每聞衛

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謂之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絶倒 消渴今如在 洙曰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病 提

携愧老夫 洙曰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注謂牽將行又自稱曰老夫○趙曰公自言有消渴之病不能提携與辭後爲原也

豈知臺閣舊 洗拂鳳凰雛 洙曰蜀龐統號鳳雛易林鸞者鳳之雛

得實翻蒼竹 棲枝把翠梧 洙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北辰當

宇宙 南岳據江湖 國帶煙塵色 趙曰據者盤據之據以蘇徯往爲幕客故指其地而言時干戈未息故云風塵

兵張虎豹符 洙曰杜詩傳發兵皆以虎符 數論封內事 揮

發府中趨 趙曰言蘇徯爲幕客則數論其湖南封內之事而能發揮之也府趨之人非一人也古樂府冉冉府中趨

贈爾秦人策 洙曰文十三年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人夫

莫鞭轅下駒 洙曰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 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闊蒼梧野朱曰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蘇曰劉表湫亦水空濶蒼梧雲煙外天高

白帝秋。途窮那免哭朱曰顏延年途窮能無慟身老不禁愁蘇曰孔神年老失意不禁愁恨端息邦不可久延歲月爾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

雨雪誰憫弊貂裘朱曰一云俱憫弊貂裘見前季子貂裘弊注○趙曰公以蘇秦自比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朱曰韓愈爲江陵法曹亦云宋玉宅亡邊不得見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師曰按余知古諸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云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子美在夔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又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疑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於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

落日九江流朱曰見九江落日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使者雖光彩青楓遠

自愁朱曰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 新添

聞説江山好，怜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它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洙曰蔓子京連城既爲佳捐玉得眞還〇趙曰此言秦王以十五城易趙和氏之璧也）茂宰得才新（洙曰卓茂爲密令人服其德吏懷其恩〇蘇曰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雄圖振若茲茂宰深遐睠大白贈義興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材〇趙曰舊注兼指爲卓茂誤矣）山雉迎舟楫（洙曰語山梁雌雉）江花報邑人（趙曰上句則禽鳥知所馴下句則草木知所喜皆美言之）論交翻恨晚（趙曰公與趙君晚方論交也）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曰言施惠愛而南人喜悅公自謂老身亦霑其餘波）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

故關爲面別情見于詩 趙曰按唐史虔以禄山反陷賊僞授虔水部郎中潜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然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以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

鄭公樗散鬢如絲 洙曰莊子有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 酒後常稱老畫師 洙曰虔善畫嘗獻詩畫又書于明皇御批號爲三絶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洙曰時初復京師虔以汙賊貶 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洙曰言交契之期死生不替

暮春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 洙曰蘇季子言吾若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洙曰見諸侯老賓客 注陸士衡有擬古詩 爾賢埋照久 洙曰阮步兵詩沉鬱以埋照 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 洙曰盧綰傳上使使召綰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居歲餘死 樓

蘭要斬時（洙曰見樓蘭斬未還註）歲陽初盛動（趙曰十二月一陽生矣）王化久磷緇（洙曰見比道衣磷緇注）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趙曰因送蘇溪適往州而思舜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葬於九疑之山耳○師曰傳介子持刀欲斬樓蘭王以立功山海經云九疑山帝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又云南方蒼梧之淵舜之所葬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荊州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遠爭高含霞卷霧分隔天日郡國志曰九疑山有九峯一曰丹朱二曰石城三曰樓溪形如樓四曰娥皇下有舜妃五曰舜源六曰女英舜墓在此峯下七曰簫韶八曰紀峯九曰紀林有九水）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洙曰一作）蕩江明交阯丹砂重（洙曰見未就丹砂愧葛洪注○趙曰交州丹砂葛稚川求為勾漏令同上）韶州白葛輕（洙曰白葛葛布○蘇曰胡肅寄王右稽韶陽白葛布一匹精製為衣坡王逸少與爲其紳世號三表衣）幸君依旅（洙曰一作佑）客時寄錦官城（鮑曰錦官城即蜀也）

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趙曰言髮已白矣而短景中之江湖在其前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洙曰別賦造分手而銜涕又分手易前期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 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蘇曰顏延年古樂府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臥幽房○趙曰公自言也公爲劍南節度參謀謂之參卿公前爲之而今罷此所謂休坐幄列子曰人有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爲狂蕩之人也 南客瀟湘外 趙曰公北人也而在湘潭是爲南客 西戎鄠杜傍 洙曰宣帝尤樂杜鄠之間杜屬京兆鄠屬扶風○蘇曰漢明帝曰今西戎猖獗若不禦備恐犯鄠杜鄠縣杜陵俱屬京兆○趙曰吐蕃之兵未息也○鄭曰參謀言長孫坐於帷幄爲參謀也蕩子子美自稱鄠杜乃京城吐蕃陷之故云西戎鄠杜傍 衰年傾蓋晚 洙曰鄒陽傾蓋如故 費日繫舟長 趙曰言舟留滯而未行也 會面思來札 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趙曰言欲會面則每思來札所以頻寓其寄書也 銷魂逐去檣 洙曰別賦黯然銷魂 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 趙曰

言[illegible]
舞而不下詩云兩驂鴈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洙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諸侯所建鳥旟七旒旟以象鶉火州里所建吳甘寧以錦維舟。趙曰火旗朱旗也還錦纜則軍從舟中歸矣甘寧以錦維舟白馬出江城趙曰指言卿二翁也龐德好騎白馬號白馬將軍故使白馬字嘹唳吟笳發蘇曰戴叔寒聲曰吟笳寮吹晚風迁客聞之心驚意悄蕭條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洙曰一作明。趙曰巫峽言夔州渭陽言長安所以懷卿也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蘇曰馮約曰盜賊蜂起江淮秦楚民不奠枕何時息兵歸養殘喘。趙曰歎其留滯於夔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渠吝反

兵戈不見老萊衣洙曰見休省見綵衣輕注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洙曰

盛弘之荊州記曰都以陵峽中有黃牛山山上有黃牛形江湍紆迴白馬江寒樹影稀洙曰江陵縣有白馬州此別還須各努力魯曰古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故鄉猶恐未成歸洙曰一作堪師曰峽与江皆險阻甬因戎之欲其慎重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趙曰初同避地於西康州凡十二年秋而復相逢於洞庭也遠媿尚方曾賜履趙曰公嘗爲左拾遺則蒙尚方賜履矣境非吾土倦登樓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久存膠漆應難並趙曰言雖有膠漆之好而才器相遠爲難此蓋公自謙也一辱泥塗遂晚收趙曰言淪落而汨沒也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師曰廣東有康州故別蜀康州爲西康尚方主造御器用昔王子喬有飛雙履復爲鳧及捕得鳧乃尚方所賜履一辱泥塗遂晚收言李初得罪及晚年稍見錄用李杜齊名真忝竊洙曰後漢杜密傳黨事既起密免歸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亦言也范滂傳滂詣獄与母訣曰汝今得与李杜齊名

死亦无恨謂李膺与杜密朔雲寒菊倍離憂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摠長蘇曰曹子諒瘦竟見衣寬長怨知酒淺淡。趙曰以病瘦之後故衣寬而摠長大矣故人憂見及華曰見及猶云訪及也此別淚相忘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洙曰一作心一水間趙曰一作傷春非但不若傷心之快古詩云相望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遠洙曰一作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趙曰一作花遠非蓋重重樹則已有遠意不可疊用也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夢得曰右拔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又李重選曹尚書啟序曰董宏曹郎銓管人流品藻清濁銓衡祗慎莫知所寄。尹曰藻鏡猶藻鑒也故子美上韋左相詩又有持衡留藻鑒之句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鑒銓衡又唐舊史岑子儒長壽中為天官侍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秀令史句直以心腹注官之次子儒高枕而臥時云句直平配道路以為口實江山憔悴人蘇曰張湛長仁遠山供愁眼貝兒解作憔悴由遷人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洙曰見休月綵衣軺註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詩

佳士欣相識蘇曰祖欣遇梁劭曰久聞佳士聲名今日欣識風采慈顏望遠遊洙曰潘安仁賦壽詩觴舉慈顏和樂論語父母在不遠遊。蘇曰佳士指殷六也慈顏則殷之母也言望其遠遊而歸也甘從投轄

飲洙曰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顔古曰坐閤閉門又投車轄於井中也○趙曰言甘從蘇五之飲也肯作置書郵洙曰殷羨洪喬爲豫章太守郡下士人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棄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羨不能爲致書郵○趙曰言殷不爲爲人携書也高鳥黃雲暮蘇曰古樂府云黃雲莫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明胡不歸○趙曰祖出淮南子云黃泉之埃上爲黃雲寒蟬碧樹秋趙曰江淹碧樹先秋落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送司馬入京 新添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話涕霑巾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洙曰兩家相通往來言至契熟也此別恨所以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洙曰爲呈楊侍御相與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

師曰袁牌爲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參軍舊紫髯洙曰爲張甚參軍郗超髯府中語曰髯參軍皇
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禹偁曰皇華上遣使臣之詩言張有吏才○趙曰正以言楊侍御爲皇
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必無嫌所以爲之也舊註非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
郎中季明

遲日深春洙曰一作江水洙曰詩春日遲遲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
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趙曰言公自負其詩
如此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
趙曰故人則指裴二公矣絕境則指孤嶼亭矣隱吏逢梅福洙曰漢梅福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常讀書養

世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爲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也

遊山憶謝公 洙曰謝安石寓居會稽與羲之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也。趙曰謂謝靈運也爲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云謝公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焉ㄙ舊註妄引謝安非是

扁舟吾已就 洙曰作具

把釣待秋風 洙曰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羹鱸魚鱠遂命駕東歸。蘇曰杜預書曰吾本麋鹿心性強拘名利欲脫不能漢水浴明鯿魚正肥待得秋風涼冷吾當把釣盡此林泉之志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 洙曰韋嗣立封逍遙公所隱谷曰逍遙谷。田曰北史韋敻字敬遠孝寬之兄志尚夷簡澹於榮利號曰逍遙公故世系表謂韋氏九房以敻之後爲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爲小逍遙公房以別之。師曰子美稱逍遙公乃敻也非嗣立也

送爾維舟惜此筵

念我能書 洙曰一作嘗能 數字至

將詩不必萬人傳 趙曰言思念我則寄將我之詩去則不必傳之萬人也

時危兵甲

公安送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洙曰謝詩解纜候前侶柴桑屬潯陽郡。趙曰公將下沔鄂也。鄭曰柴桑地名在江州仍看蜀道行趙曰送晉肅入蜀也檣烏相背發趙曰船檣上刻爲烏形塞鴈一行鳴鄭曰行胡郎切。趙曰上言其別之時南紀連銅柱洙曰見上南紀標銅柱註西江接錦城洙曰世說成都川城皆種芙蓉至秋盛開望之若錦故號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趙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日閱數人得百錢乃止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趙曰公言其遭戰鬬之時旅泊於外江海送君情趙曰言元適江左也晉室丹陽尹洙曰溫嶠爲丹陽尹公孫白帝城洙曰公孫據白帝城。趙曰元既往爲丹陽尹則舟行而去經白帝城而下也。師曰丹陽尹指元二適丹陽也白帝城甫自言客居夔州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洙曰元嘗應孫吳丹舉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昱曰選江淹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凜凜悲秋意昱曰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非君誰與論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洙曰鄭當時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悲君隨燕雀洙曰公孫洪傳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薄宦走風塵洙曰陸士龍飄鷁冒風塵。余曰邵氏聞見錄少陵此二句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所本哉縣谷元通漢趙曰縣谷縣名屬利州言何公所往利州而去得歸漢上也沱江不向秦洙曰沱江在蜀城北三十里水不大泰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蘇曰張翊送友人入關曰悲君傳語故國春色來歲相期友人笑而去。趙曰沱江在蜀城言不尚秦尚留蜀中勢不能去則有懷故鄉之念焉小儀春日詩六傳

語春消息來
歸何處邊

贈別鄭錬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蘇曰王子敬見戴文曰公子意厚時過柴門來慰病身所謂歲寒知松栢之操也把君詩過日蘇曰晉索靖語魏玄同曰弊居謝逸人事病中無以慰牢落把君詩輒過日足有發益念此別驚神洙曰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地闊峨眉晚洙曰一作曉峨眉山在蜀地趙曰公自言在蜀也天高峴首春趙曰上言鄭之赴襄陽也峴首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爲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屬襄陽黃曰甫意以龐匹錬一華人故有末句

重贈鄭錬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洙曰言雖清素不爲人所知蘇曰江總曰今出入無馬衝寒無裘誰是感激

之士潤此豈三絕。趙曰言乘肥衣輕之人誰感激而賑與之貧也。訢曰劉謂出監蜀今任罷故云罷使臣然身居皇華之貴以至貧無一物雖窮蹙如此不能爲人所知故前欲朋友輟乘馬以資之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洙曰弱水水也以其力不能載物故謂之弱水。趙曰無地言水多也）陽關已近天（洙曰陽關地名。趙曰近天言山高也。余曰唐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以爲陽關曲唱之）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洙曰志於功名故也）封侯不計年（洙曰有功即封。趙曰言其從軍乃緣好武於是乃命之秋故不論命有功封侯漢制也不計年所以激發之）馬寒防失道（師曰李廣征匈奴失道當斬贖爲庶人此戒之之辭也）雪没錦鞍韉

送遠

帶甲滿天地（洙曰盜賊充斥將士用兵）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洙曰楚辭悲莫悲於生別離）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

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蘇曰張翰命駕歸吳□山高其節阮攸歎曰讀留侯說豪傑遺史因此知季膺見古人情矣○趙曰楚辭曰悲莫悲於生別離則古人之情可見矣）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落（洙曰李陵別蘇武詩對酒不能酬○趙曰以其行而勸之既別矣淚所以落舊註所引非）愁連吹笛生（洙曰馬融去京踰年有洛客逆旅吹笛暫聞之甚悲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洙曰餞筵祖席也）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洙曰石首縣名）

愛客尚書貴之官宅相賢（子美○洙曰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憑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方）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或 洙曰江淮之南謂雉青質五彩皆備曰翟）

蕭望之爲郎育維數十常度卓翔飛王喬爲葉令有仙術以舄爲鳧東南飛至臺 雨稀雲葉斷夜久

燭花偏子美數語歌朱曰一作敲 紗帽高文擲綵箋之芳 興饒行

颩樂雜惜醉中眠或 單父長多暇鄭曰單時戰切父方矩切 河陽實

少年子美。朱曰單父宓子賤所治河陽潘岳所治 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淒然之芳

。朱曰宇文乃外甥也故云自出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乙六切 司業之孫尚書

之子重汎鄭監前湖畜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

浦蒿中散側未迴船蘇曰羊祜酒中迴船蒿中歌側 樽當霞綺輕初散

朱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 棹拂荷珠碎却圓趙曰梁元帝詩荷珠漾水銀 不但習

池歸酩酊朱曰習池事見王脁胸詩欲伴習池遊甘歸酩酊無所知。趙曰山季倫至高陽池輒大醉而歸 君

看鄭谷壬去黄緣 洣曰鄭子眞耕於谷口

新添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艦旗絕韓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 鄭曰在襄陽羊祜作鎮日立碑記功於此因題悉兩詩、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孫韻得深字

醉酒揚雄宅 洣曰揚雄有宅一區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升堂子賤琴 洣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自治 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蘇曰黄歇秋天素莫愁對分襟 天地西江遠 趙曰言江陵送別之處 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 洣曰御史府中有栢樹常有野烏棲宿其上麟閣正字所居陳子昂爲麟臺正字 長夏白頭吟 洣曰古樂府白頭吟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

送靈州李判官 新添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歸奉禮別 新添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土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隣尚媿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群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巴西聞收京送班司馬入京 新添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本中曰黃屋卑蓋也）劒外春天遠巴西敕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新添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一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二

慶賀

古詩一首　律詩四首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洙曰按唐書柏氏無與人惟栢耆傳云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人不顯州郡甫又有詩寄栢學士林居○趙曰此詩有戮力自元昆意其栢正節也然竊有疑焉公詩又有栢學士林居栢大兄弟詩栢二別駕詩豈可指言栢正節之家乎俟明識辨之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洙曰晉卞壼傳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見元昆 洙曰魏書重以王室多故爾雅先生為昆漢書戮力注并力也○趙曰父子兄弟有功於行陣則詩人宜以忠孝稱之

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洙曰左卜中[illegible]郵[illegible]而山

名華陽國志錦江言蜀人織錦濯故
命曰錦江也成都記玉壘山導江縣西北三十里。杜曰古所謂
以湧沚沸也寰宇記曰濯錦江係之華陽縣公自入蜀先成都之
亂盡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殺郭英乂大曆三年
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此錦江之三沸也蜀都賦包玉壘
而為宇李善注玉壘山名湔水出焉以今考之永泰是也

高名入竹帛、洙曰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 新渥照乾坤、洙曰渥恩也 子弟先

卒伍芝蘭疊璵璠、洙曰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曰譬如芝之蘭玉樹生於階庭 同心

注師律、洙曰易師出以律 灑血在戎軒、洙曰後漢贊二十八將有來羣后提我戎軒梁呉鄧閒

血灑地 綠綸實具載、洙曰禮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出彌大者也 紋

冕已殊恩、洙曰班固西都賦紋冕所興、奉八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

甲雪猶凍朱旗墜不翻、洙曰陸佐公石闕銘朱旗萬里 每聞戰場說欻

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良官則尊方當節鉞用 蘇曰

蔡邕謂董卓曰子氣勢方當節鉞之用何故慼慼耶 必絕祲沴根 鄭曰沴音戾。趙曰以其有功以使之膺節鉞

之川公縱診根　以報朝廷也

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洙曰後漢馬武等傳二十八將論云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上

作歌挹盛事𣪥曰張茂先作歌呂萬方推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鄭曰推通回切○洙曰前漢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吏誠有味其言也注言薦舉人如車轂之輪轉也馮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此詩注栢中允爲栢者按新舊二史所載者止入鎮州說王承宗諭承元移鎮及使李同捷以擅殺同捷流放至賜死而詩中乃言勠力於成都又云三止錦江沸即非者矣切疑爲栢貞節崔肝之殺郭英乂也貞節與瀘州楊子琳師師以討之杜鴻漸鎮蜀表授邛州刺史二史皆於傳與所考信故未能修去闕之以俟有聞者○趙曰舊注引馮唐事非是○師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勠力并力也元昆長兄也錦江蜀有灘錦江銅梁玉壘蜀中二山名時崔肝殺郭英乂栢正節與楊子琳討平之然正節父子兄弟皆盡忠孝之節率先士卒注意師律流血於兵重其英聲義氣載之絲綸天子褒以紱冕其皇恩已渥後先矣故云新渥照乾坤芝之蘭香臭與備美玉之蘭與與蕃相豐韶羊孫皆賢也誅叛經寒温謂討賊歷涉歲時金甲雪猶凍言威嚴可畏賊不寒而慄朱旗塵不翻謂靈旗所指煙塵遂息也故閭栢氏之風者懦夫亦爲之激昂故曰激懦氣奔聖人曰多難而輿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所以爲聖人之云[illegible]王曰多盜置官本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之[illegible]診

不祥之氣苟朝廷用栢氏秉節鉞少[illegible]上甘
目退縮惟回首屬望栢氏畫像雲臺再論其功故云雲臺言再論
栢氏孝茲于一門此亦唐家之盛事也故甫作詩以歌其事庶幾
天子命之爲師推轂而遣其勢搴鷹揚特出衆人之表〻也〻曰朔孤騫
也說者皆以栢者止於
入鎮說王承宗非也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衞幕銜恩重洙曰左傳吳公子札自衞如晉宿於戚聞鐘聲曰
異哉夫子之於此也如燕之巢於幕上也戚衞地
○夢符曰右按前漢書晉灼注曰衞青征匈奴絕大幕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也○趙曰衞幕衞青
之幕也一本題下注云陽城王衞
伯王也以其姓衞則用之尤切潘輿送喜頻洙曰潘安閑
居賦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
覽王畿近周家園濟時瞻上將趙曰申言郡王爵
度江陵爲上將錫號戴
慈親富貴當如此蘇曰五侯出人嘆曰
富貴勢要正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
封土舊國與太名新趙曰言郡封雖仍是陽城郡而
太夫人之国加爲鄧国是爲新矣紫誥
鸞回紙夢符曰右按晉載記石季龍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
廻轉狀若飛翔焉又古樂府半溪瘦曲制賜丈犀節[illegible]

報紫泥書〔〕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清朝燕賀人洙曰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遠傳冬筍味洙曰孟宗後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筍為之生更覺綵衣春

弈葉班姑史洙曰班姑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卷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芬芳孟母隣洙曰潘安仁閑居賦此里仁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義

方兼有訓洙曰左傳教子以義方詞翰兩如神蘇曰王献之詞語秀麗筆畫雄勁兩如神江左為獨步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

麒麟洙曰麒麟閣名也上畫忠臣像

秦州見勑洙曰一作除目薛二璩授司議郎畢四曜

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蘇曰邵平大雅寥闊後世幾無所聞斯人尚典型夫人尚有典刑所益寥成
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洙曰嵇康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麄疏不切事情精靈猶精明也
○蘇曰梁靖見顧秀拉謂同列曰秀之風標太華鍾其靈秀之文章奎星降其精使賈馬嚴楊聽其談論當北面而拱誰可拒敵耶
二子身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窔奧洙曰窔又作突東北隅也一云窑也
窔奧深邃貌荀子窔奧之內枕簟之上○鄭曰施没切爾雅傳謂之窔天下方到切室之西南隅曰奧遷擢潤朝廷蘇曰王罕
擢翰林潤色朝廷典誥○謝曰潤如德潤身之潤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
頭併白秦曰古詩相看俱白頭相見眼終青洙曰阮籍善為青白眼見佳客則為青眼見俗客則
為白眼伊昔貧皆甚同憂心不寧洙曰心一作歲棲遑分半菽浩
蕩逐流萍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廢其半菽卒有落其一毛流萍流落如萍之在水也○趙曰祖出漢書項羽
歲飢人貧卒食半菽俗態猶猜忌洙曰一云猜忍○蘇曰張華過洛汭俗士皆有猜忌之態妖氛忽杳
冥獨慚投漢閣洙曰見子雲識字終投閣注俱議哭秦庭洙曰吳入郢申胥求救於

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廷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洙曰司馬相如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洙曰言胡兵亂華也○蘇曰馬犯罵齊武曰兮宇宙姬孔之道喪爲胭葷一変犬戎羶腥帝力收三統蘇符曰右校前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爲夏商周之三正也○趙曰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天威總四溟洙曰天威見秦州雜詩注舊都俄望幸洙曰顛延年車駕幸京口詩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張平子南都賦歌曰望翠華之威蕤建太常兮排排豈不思天子南巡者哉遂作頌曰真人南巡覩舊里焉○趙曰舊都指言長安望幸言車駕還也清廟肅惟馨洙曰詩清廟注清廟謂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有清明之德而文王象之故以名詩書明德惟馨○趙曰言廟見宗廟也雜種雖高壁洙曰雜一作難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壁言壁壘尚高深也長驅甚建瓴洙曰高高祖紀若高屋之上建瓴水言其勢順而易爲力也○鄭曰盧經切盟似餅焚香淑景殿鄭曰長安志殿在西內綵綵院西漲水望雲亭法駕還日群公若會星洙曰言帝初收復還宮日百官之輳於朝者若聚[illegible]

受司議也屬東宮○蘇曰徐牧云云京明詔
洗滌赦其餘罪也○趙曰司議郎東宮之官黜染者言字也以言
薛豫**柱史正零下**朱曰畢受御史老聃為柱下史點染零丁言未盡其平也○趙曰老子為柱下史而畢擢除監
察故以柱下言之零丁介獨之貌**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朱曰歎一作欲車胤聚螢
嗟人青驄裊不嫁惜娉婷鄭曰上普丁下音丁切○朱曰張易之出塞行驄裊青綠娉
婷紅紛粧○趙曰言二公初不自眩鬻以駿馬佳人為喻○師曰凡此皆甫自喻不見用於世**掘劍知埋獄**
提刀見發硎朱曰劍埋於豐城獄張華夜見其氣在斗牛間使人掘之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鄭
曰硎音刑砥石○梅曰此二句喻薛畢二子子幾年埋沒今始奮發殆見遇事剸裁也**侏儒應共飽**朱曰
東方朔傳方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侏儒曰上以
若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
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
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
稍稍得進用焉○趙曰以言二公猶未甚顯拔與侏儒共飽耳衷

方朔云臣朔飢欲死侏儒飽欲死

漁父忌偏醒洙曰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趙曰公自比屈原之放逐以漁父忌其獨醒也楚辭載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趙曰公在秦州而憶長安故也

羽書還似急洙曰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故云羽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烽火未全停洙曰烽燧也未全停尚有餘烽也○趙曰舉烽以報警急

師者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洙曰銘功鐘鼎也

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洙曰萍一作淬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玉燭調猶燮理也青萍劒名也陳孔章答東阿王牋君侯躰高俗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隴俗輕鸚鵡洙曰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閑以周籠翦其羽翅○趙曰公自况也原情類鶺鴒洙曰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趙曰指與二公如兄弟之急難也

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

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洙曰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洙曰見名慚白首郎注文選謁帝承明廬○趙曰公自比也比馮唐以白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以獻賦召試見明皇也詩律群公問蘇曰王仲宣流落荆南多有名士日問詩律儒門舊史長趙曰却言沈東美也謂之舊史則東美者史官沈既濟之冑也清秋便寓直洙曰寓寄也晉潘岳兼虎賁中郎將寄直於散騎省中故云寓直也○趙曰言沈受命之時也便音平声列宿頓輝光鄭曰宿自救切○洙曰謂郎官上應列宿也未暇申安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洙曰比屬也言司之所在何屬○逢原曰語則有司存膳部默凄傷趙曰言沈父所存之司何所比擬乎公直以比其大父也蓋公之大父嘗為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矣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洙曰父長猶父兄之行也相尊爾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趙曰以見尊沈丈之年恩豈布衣忘趙曰公新召試入官前此盡布衣耳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趙曰

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整轡高衢驤首雲路此牽聮驥之謂也○焉曰淮南子云雲臺之高高注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臺即非漢之名臺

徙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沬曰見以効貢公喜注王陽入仕貢禹弾冠○師曰漢制以曹官為掾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時府掾四人同日拜郎西京漢也洸擢也言除舊而貴新甫與沈家相通往來馮唐老年為郎今甫羊亦然故以比之詩律群公問言沈長於詩群公皆就質疑頎音贊謂安閒也直謂直舍也貧賤無車馬阻於霖潦故人事簡略布衣甫自稱也甫末章有意於沈汲引故云牽聮驥引援琛也

虢國夫人 新添

鮑曰唐右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長曰大姨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修可曰明皇雜錄云虢國每入禁中乘驄馬使小黃門為御皆駿健端秀才絕一時

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絢曰揚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粧粉自有艷態

傷悼

古詩八首　律詩二十二首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洙曰王仲宣張景陽皆作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 彦輔曰按思禮傳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端本曰謂修整其儀矩 追隨燕薊兒頴銳物不傷 洙曰銳一去脫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高麗東夷也○修可曰張景陽七命有云落勁翮平原膚丘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 洙曰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爲翰押衙無流沙言其輕視夷狄不以爲意也○端本曰沙石曰磧言必掃蕩之也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 敏公曰充斥言盛大也 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 定功曰前漢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趙曰言屹如山而爲強寇之敵也按史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吐蕃有釁唯倚思禮且觀玄宗之言則思

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蘇曰辛倚破匈奴常懸蕃將首於鞍前齊太祖見而賞愛倚能騎射尤妙又墨 甲外控鳴鏑 夢符曰右按前漢書

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䴏叨曰韉箭也○趙曰做蔡琰詩馬鞍懸虜頭 洗劍青海水 孫曰青海在山東 刻

銘天山石 洙曰思禮以技石堡城功任行間除右金吾衛將軍允關西兵馬使左傳盜賊充斥蔡琰詩馬鞍懸虜頭

鳴鏑匈奴以射頭曼者班固爲竇憲刻燕然銘也○趙曰皆戰勝而深入也班固爲竇憲刻燕山銘○敏修曰唐薛仁貴傳云三箭定天山

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夢符曰右按唐會要景龍四年吐蕃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

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爲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

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唐王思禮傳事哥舒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趙曰則九曲非外蕃

飛兎不近駕 修可曰飛兎古之神馬也淮南子曰夫待腰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晁曰馬名飛兎善走躍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決可知矣

鷙鳥資遠擊 洙曰十二歲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作何物諸將皆以是壯之○趙曰飛兎古之神馬陳孔璋文[illegible]可[illegible]星超越

山海傳曰擊鳥之擊 曉達兵家流，飽閑春秋癖。一作閑 志云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二家

也。晉杜預雖爲將軍而有左傳癖。 胷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洙曰前漢藝文志兵權謀

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晉杜預有左氏傳癖裴指自夏侯玄去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師曰自短小精悍姿

至此句皆美思禮之辭。 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師曰辟易退却奔走之貌。 偏裨

無所施，元帥見手格。洙曰祿山之反也思禮從翰守潼關密語翰誅國忠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不

從遂至於敗思禮爲偏裨而謀不見從翰遂被擒元帥翰也萬乘天子也辟易播遷也。饒曰格闘也 太子入朔

方，至尊狩梁益。鄭曰劒南 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蘇曰蒙將

軍一日謂扶蘇曰今天色黯淡回視中原其氣甚逆吾慮者恐不測之禍在其中後果如所言 肅宗登寶位，

塞望勢敦迫。鄭曰塞入聲。洙曰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復而羣臣勸進

遂即位於靈武以從人望思禮奔行在。趙曰勢出於裴冕等所迫也和肅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

奉皇太子即皇帝位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祭會清河公間道

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朱曰思禮至行在上責其不堅守坐纛下將斬之會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之○蘇曰徐偶數上書明劉向事讜議詆論即日冰釋翠華卷

飛雲熊虎旦阡陌朱曰書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萎翿卷飛則言其時在冬周禮熊虎為旗所謂旦阡言兵旗之多也舊註引如虎如貔布是言兵旅非是屯兵鳳凰山帳

殿涇渭闢朱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趙曰行宮殿帳以為殿殳有吾云回川入帳殿鳳凰山鳳翔山名涇渭則在平涼乃渭州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鄭曰乙華切○朱曰思禮既釋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控賊及廣平王收復思禮入清宮禁暴

靖無譁爽氣春淅瀝師曰和爽之氣迎春風然巷有從公歌朱曰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野多青青麥朱曰言賊不敢犯境土也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從

朱曰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内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及光弼鎮河陽則以思禮為[illegible]京留守

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米麥守司空自試德以來三公不居於宰輔惟思禮而已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洙曰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趙曰在我之祿位則恐其寡本朝之士其地則恨其窄又以美其謙也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洙曰左傳窀穸是窀穸之事永繫五湖舟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從五湖有功成身退之志而不能遂悲甚田橫客洙曰田橫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百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也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趙曰前云復須太原役則兩在太原矣宜有顯績歷千年如雲水之白矣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洙曰言思禮撫御積畜之才在汾晉之間者與雲水無極也廉頗藺相如古名將也言有武功者不必責之以文德矣○趙曰以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也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采末句正譏文勝者徒以取禍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官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洙曰按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以從戎嚴毅有大畧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其當闢竒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肅宗理兵靈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晉陽太原也○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矣今上云司徒則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按史云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洙曰賊將史思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壍下衆不滿萬皆烏合之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也○趙曰光弼屢戰屢勝所以斷薊北之脅蘇朔方之氣使萬民得見帝業襯公為華州于儀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云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正此義二宮泣西郊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九廟起頹壓洙曰見及夫哭廟後注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洙曰乾元二年

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illegible]矣史思
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
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識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
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與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
中潬西大破逆黨賊走保懷州。趙曰唐史思明東勝西嚮光弼
躬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
陽表裏掎角此猿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留周摯等思明未
知光弼駐所俘示之思明大懼整衆以拒官軍高視笑祿山言思
明笑祿山而自矜也獻大 **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 定功曰
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 光弼以
功封臨淮王非謂非劉氏而王也小敵信所怯謂北邙之敗也光
武與王鳳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夫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敵怯今見大敵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 鄭曰妥叶火切安
勇甚可畏也 也。洙曰光弼以
功進封臨淮王鎮河汴謂鎮臨淮漢光武見小敵則怯。蘇曰張
遜上隋文帝表云幅員暫寧千里安帖民黎未登宜覓恤蒼生羅
寵英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
俊
映睫。 洙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等也初北邙之戰光弼屢表賊
未可破為僕固懷恩譖害遂至於敗及吐蕃犯京師代宗幸
陝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後遂不敢入朝及卒諸
將問後事曰吾久在軍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時母在河

中所謂風雨秋一葉者也。○修可曰按唐史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譖深忌光弼功高而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瑱爲元振譖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帝遠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

大星去高棟 洙曰高棟大星所恃而安喻光弼朝廷之所倚賴也

長城掃遺堞 洙曰、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

平生白羽扇 洙曰裴啓語林曰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言人亡而所用之物存爾

零落蛟龍匣 洙曰蛟龍匣劍匣也言人亡不復見用故云零落爾

雅望與英姿 洙曰二十八將論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

惻愴槐里接 洙曰命京兆尹第五倫監護喪事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趙曰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洙曰言平生功名書在史冊也。○趙曰言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入公恐懼之事將來先濯箱篋之汙辱矣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洙曰時甫避亂荊衡故云南紀。○趙曰南紀楚之分公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哭光弼之冢今阻[illegible]

扶顛

永蕭條（洙曰言光弼有扶顛之力也）未濟失利涉（洙曰將未至於洛而光弼亡如未濟而失舟也）疲薾竟何人（鄭曰薾乃結切疲皃）灑涕巴東峽（洙曰巴東峽在荆州。趙曰巴東峽指言夔州而舊注指為荆州非是）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洙曰鄭嚴武所封瑚璉宗廟器）華岳金天晶（鄭曰晶子盈切。洙曰以其得山岳之孕精也。趙曰武挺之之子華州華陰人爾雅曰華為西岳古有帝王之號曰金天氏）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趙曰本傳武幼豪爽母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推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嶷然大賢後（鄭曰嶷魚力反）復見秀骨清（洙曰嚴武傳武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大賢謂嚴子陵歟。趙曰大賢指嚴挺之舊注謂嚴子陵非是）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洙曰甫與武世契也嘗醉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忤。趙曰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小心事友生蓋並言其實舊注引甫嘗醉登武床武不之忤其說拘矣）閱

書百紙盡 洙曰紙一作氏 落筆四座驚 歷職匪父任 嫉邪常力爭 洙曰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初靖難大收才傑武仗節赴行在宰相房琯素重之及見首薦才畧可備累遷給事中。趙曰言武初離補蔭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者乃御史之職而嘗力爭乃武之能矣舊注以武爲給事中乃在肅宗時而與嫉邪有何相干 漢儀尚整肅 洙曰時武爲侍御史 胡騎忽縱橫 洙曰祿山之乱也 飛傳自河隴 逢人問公卿 趙曰史云玄宗入蜀擢爲諫議大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遽之報也傳張戀反河隴西來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澀有飛傳自河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爲誰 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 受詞劍閣道 謁帝蕭關城 洙曰河隴劍閣蕭関城事新舊二史皆不載。趙曰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万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之往行在也。鄭曰謂州清原縣乃武州舊治蕭関縣按其地即漢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城置蕭関 寂寞雲臺仗 洙曰庾信哀江南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修可曰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 飄颻沙塞旌 江山少使者 笳鼓凝皇情 洙曰顏延年詩云凝聖情

又笳鼓震滇洲壯士血相視洙曰別賊劍血相視也忠臣氣不平。趙曰者嚴武也密
論正觀體洙曰正觀太宗撥乱反正時揮發岐陽征洙曰時肅宗理兵鳳翔感激
動四極聯翩收二京洙曰二京長安東都也二史皆不載武收復功。定功曰史云至德初武赴肅宗行
在房琯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西郊牛酒再洙曰沈休文碑牛酒日至壺漿
塞陌西郊謂文王也牛酒謂擊牛釃酒饗士也原廟丹青明洙曰叔孫通願爲原廟注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
之也脩張良廟敎云可改構棟宇而修丹青也匡汲俄寵辱洙曰匡衡汲黯。趙曰以武之諫諍如匡汲也既拜
京兆尹矣而坐房琯事貶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衛霍竟哀榮洙曰衛青霍去病。趙曰武爲東川及劍南節
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四登會府地洙曰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後
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三掌華陽兵洙曰華陽成都也武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綿
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及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入復求爲方面拜成都尹在蜀累年
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威震一方。趙曰武爲京兆少尹又爲京兆尹爲成都尹劍南節度又復節度又劍南此爲四登會府書曰華陽

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京兆空柳色。洙曰色一云市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唐詩有章臺柳是也尚書無履聲。洙曰前漢哀帝擢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泩生曰芾群烏自朝夕。洙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者異之後果發御史大夫爲司空是其徵也白馬休橫行。趙曰漢張湛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諸葛蜀人愛。洙曰陳壽言蜀人愛亮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歌子產曰未足爲過也文翁儒化成。洙曰西漢文翁之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補郡吏以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洙曰雪山西山也言輕重在公而不在山記室得何遜。洙曰梁書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游宴又爲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韜鈐延子荊。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四郊失壁壘。洙曰失壁壘言無屯戍也此美武能鎮靜也鎮靜無事也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趙曰虛館開逢迎。洙曰開閣以禮士也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師曰言公鎮靜蜀中惟以宴樂圖畫與ゝゝ樂無寇

盜之憂也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
相并○趙曰上句雖成都有酺酒難而不敢盛為宴飲也下句言車騎之出非專為閒游終以問俗為事也意待犬
戎滅人藏紅粟盈洙曰見近聞犬戎遠遁逃匿太倉之粟紅腐不可食矣○趙曰犬戎指吐番也武再
節度劍南以破吐番七万衆于當狗城然其意終待犬滅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以茲報主願庶
或裨世程洙曰或一云獲炯炯一心在洙曰見此心炯炯應君識注馬曰炯炯明見沉
沉二豎嬰洙曰晉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我
居肓之上亦居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顏
回竟短折洙曰顏回年二十九蚤死武終時年四十洪範注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賈誼徒忠貞
洙曰稽淵碑忠貞允亮也○師曰公之意在於報主不幸疾作故比之回誼謂年少而殂也飛旐出江漢洙曰
備安賦飛旐翩以啓路○趙曰武卒於蜀舟行而歸故今云云孤舟轉荊衡洙曰荊衡乃楚地也虛無
馬融笛洙曰見如聞馬融笛注○蘇曰後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能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郡平陽郵中有洛客舍

送旅吹笛揪去京師踰年暫聞悲甚而樂之作長笛賦 悵望龍驤塋。洙曰王濬以龍驤將軍平陳及卒以龍驤名墓。田曰武帝以詔言拜于濬為龍驤將軍至太康六年卒葬柏谷小大營塋域舊注以龍驤名墓非是 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洙曰武在蜀辟甫為參謀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鄭曰資辛切

汝陽讓帝子。洙曰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元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也 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洙曰書生相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又有虬鬚也。趙曰讓帝睿宗子也以其讓為皇嗣立玄宗以其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故追謚讓皇帝汝南郡王璡讓帝長子故秉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鄧禹傳注衆皆切言劉公真天人也餘見上 色映塞外春。師曰謂貌和雅也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師曰玄宗以璡父讓位于己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 愛其謹潔極。洙曰此史孫此語 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

思格猛獸。[洙曰江都王力格猛獸] 死囿騰清塵。[洙曰司馬相如諫獵書云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豈不殆哉] 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洙曰三礼圖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詩駪駪征夫注衆多之貌○鄭曰駪踈臻切馬衆多也] 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洙曰言王從帝獵苑中帝詔王射鴈也] 上又回翠麟。[洙曰又一作入] 翻然紫塞翮。[修可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亦然故云紫塞者塞也] 下拂明月輪。[趙曰言鴈下而拂弓也皆言王射獵之精絕] 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洙曰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符曰右按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爲之噫嘘注噫嘘開口而笑也噫呼監切] 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洙曰漢武帝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書諫之伯夷叔齊叩武王馬而諫。○趙曰言王雖隨獵矣而有書諫獵也諫獵書且以司馬相如比之] 竟無銜橜虞。[洙曰相如書曰且夫清道而後行終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

（繇音猶）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洙曰以其諫備而罷故官免供給之費而物不得所○趙曰非特止獵且不漁也）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趙曰皆王諫之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洙曰進雅不嫌稷與賀知章者庭誨爲詩酒之交天寶初終又加特進楚元王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矣）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洙曰言已無能而惟王之所容侍芳茵言侍王也○趙曰家語道大不容莊子無能者無所求）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洙曰義形於色）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趙曰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欲泝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故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墓久狐兔鄰（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宛彼漢中郡（洙曰王弟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文雅見天倫（洙曰見天倫恨莫俱往○趙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何以

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洙曰書之紳帶也語子張書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蘇曰王粲曰小人日覺得志高才日覺陵替夫造物者其意於賢愚何如哉○趙曰長吳嘆之長出左傳云上陵下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洙曰唐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在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官○蘇曰崔変仁文章鬼璋友人謂璠詞林繁茂根柢衍密不然何妙秀美發如斯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鄭曰追都回切治玉也○洙曰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天下寺觀多出其手○趙曰金石以言碑追琢山岳則若碧崖碑之謂○師曰言得山岳英銳之氣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洙曰董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干謁走其門蘇曰手寂子吾非干謁走人門碑版照四裔各蕭深望

還森然起凡例。洙曰杜預左氏傳序發凡以言例是雖貶黜在外人亦多齎金帛往求其文也蕭蕭

白楊路洞徹寶珠惠。趙曰貲墓也貲墓之路必皆而得邑之文如寶珠之洞徹以照之所以爲惠

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洙曰雲一作空。夢符曰右按南史阿育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造

八萬四千塔梵言塔華言廟也又王簡棲頭陀寺碑功齊塵劫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末盡爲塵一塵爲一劫唐書

辛替否曰窮金三修塔廟仙傳拾遺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六首又儲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塵丁曰儒

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趙曰浩劫無窮之劫也度人經曰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也龍宮之塔廟得邑之

文亘經浩劫而浮雲常護之也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洙曰李玄盛爲酒泉太守百姓

思之請勒銘許之并祐爲荆州刺史立碑峴山百姓見而悲感號爲墮淚碑。趙曰俎豆事言作修學校設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

思計言使者太守縣令王[illegible]昔罷而後頌政碑之鑱耳聯已皆虛鄭曰睞絡代切跋涉曾不

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洙曰自蕭蕭白楊路至此皆邑所造碑事意也洙休文論

辭人才子丕標能擴美獨映當世是以一時之士各相慕習也。趙曰言其文之光焰已自輝映當時而歆慕之非止勸率後人。

豐屋珊瑚鈎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劒几洙曰高紀賈人毋得衣罽師古
曰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鄭曰說文曰西胡毳布也義取無虛歲洙曰傳言自古鬻文獲財者未有如
邕之盛也○趙曰豐屋大屋也珊瑚鈎室中之簾鈎織成罽則罽上所織者麒麟也罽居例切既以紫騮馬而又贈之以寶劒与憑
几此數者皆冨貴家物不惜以饋邕矣義取無虛歲則入以文得財矣新史云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分宅脫
驂閒感激懷未濟洙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与策爲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
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急於養士如此○趙曰以邕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好與思古人分宅或
脫驂之事其所感慨常以未濟爲懷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洙曰邕素負美名頻被貶
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而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趙曰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
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洙曰邕知名長安中凡一天寳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獻詞賦甚
稱玄宗旨後因上許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徹天聽故有九皐唳云○趙曰傳言帝封太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詞賦帝悅上許
京師中人素所爲新文以進上則聲聞于天可比鶴矣嗚呼江夏姿趙曰此黃香也冀人語云天下無雙江夏

黄童竟掩宣尼袂洙曰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面折二張勢洙曰初邕為左

拾遺戝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

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將不測向為造大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衰俗

凛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趙曰以邕忠正為人所陷宮闕

深旒綴趙曰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加省察也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洙曰

邕始以與張東之善貶富州玄宗初又貶崖州後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栝州徵為陳州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辭賦稱旨頗自

矜衒為張說所惡發陳州贓事抵死許州人孔璋上疏救之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淄滑三州刺

史上計京師邕少有名累被貶逐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

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用也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洙曰賈誼賦鵩集予舍文野鳥

入室主人將去玄暉雲去大蒼梧野○趙曰言其悲愁如賈誼鵩鳥賦云庚子日斜鵩集余舍帝舜之狩至蒼梧而死今之梧州也

榮（朱曰一作策）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朱曰：李斯曰：未知稅駕也。○趙曰：榮枯之不常，故奔走不暇，所以無安息稅駕之地。詩：星言夙駕。）幾分漢庭竹（朱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邕累爲刺史，故曰幾分也。）

夙擁文侯篲（朱曰：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

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朱曰：邕與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冥遂誅。○趙曰：天寶初，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竟杖死北海郡。）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朱曰：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是也。）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鄭曰：朝，陟遙切。）

論文到崔蘇（朱曰：崔信明、蘇源明，二人皆以文章擅世。）指盡流水逝。

近伏盈川雄（朱曰：唐文苑傳，楊炯爲盈川令，卒。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甘特進麗（朱曰：張說曰：李嶠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特進，李嶠爲特進故也。）

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朱曰：玄宗東封回，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與相惡。時說爲中書令，甚惡之。○趙曰：指張說也。邕素輕，與張說相惡，公詩言張說以國相勢力所能勝

愛惜邕已身危脆易於一拖耳爭名古豈然洙曰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欻不閑洙曰老子善閉者不用關鍵○趙曰邕於關鍵則捷急而欻然不閑所以召禍○鄭曰鍵巨展切鑰牝捷其獻切門限也

倒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洙曰和李大夫○趙曰公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邕与公比肩以詩為常例也氛翳謂讒謗之人也咨嗟玉山桂洙曰郤詵云崑山片玉桂林一枝

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師曰鍾律喻前詩有法度鯤鯨喻其奔逸坡陁青州血趙曰言杖死之也○師曰坡陁高聚皃青州血謂死所蕪沒汶陽瑩洙曰邕葬所也

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洙曰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秘書監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洙曰不絕如綫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趙曰有如綫傷李其無後也舊客則公自傷其流落於外未能乘扁舟以往也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洙曰邕有張栢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憂來豁蒙蔽洙曰盧藏用肯謂邕如千將莫邪難与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其言○趙曰冀時之多艱當後如邕者凜慨有所陳說故詠其所作六公詩以解憂也公自註云栢彥範敬

矚崔玄暐張東之衣怨已也洎秋相六公六公篇詠具載崔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趙曰源明京兆武功人故直以此名之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洙曰按新史源明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鄭曰語蹇切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洙曰子路爲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爲而已故每食必泫夜字照爇薪費符曰右按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垢衣生碧蘚庭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顏洙曰以己勤苦之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洙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文包舊史善洙曰左傳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餘皆即用舊史○師曰源明嘗秘著國史後史範采其語故云云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洙曰源明天寶中及進士第更

試集賢院漢書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文章日自負掾吏亦累踐趙曰累遷太子諭德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趼鄭曰古典切胝也一毫出守還洙曰源明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故召爲國子司業也。婁符曰右按文選夔薦不入官一毫乃出守。趙曰宿昔趼言其由貧賤中也足胝曰趼莊子云百舍重趼是已出守請出爲東平太守

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遺趙曰朔風卷則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源明不得扈從而留虜庭每悲恨以遺懷耳八駿事周穆王乘八駿以出遊也

平生蒲樽酒蘇曰阮述愛詩好飲廷不辨公卿大夫之門水邊朴下放懷自若張翰相顧遇問其所欲述曰平生蒲樽酒佑計一張琴翰歎伏曰貞傲逸奇士非我輩比也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一秋

有恨石可轉洙曰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趙曰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二秋憂憤則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此言源明不附賊也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洙曰肅宗復兩京推考功郎中知制誥

范曄顧其兒洙曰沈休文宋書云范曄字蔚宗爲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范

泰之子○趙曰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李斯憶黃犬

洙曰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言受爲官之人如范李之顧戀也

秘書茂松意

洙曰源明從以秘書少監卒茂松意以不變節於姦危如松柏不爲風霜所奪也

載從祠壇前後百卷文枕藉甚禁臠

趙曰禁臠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臠

篆刻揚雄流滇漲大末淺

趙曰揚雄以賦爲童子雕蟲篆刻然竟爲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滇漲謂其文波瀾浩汗雖滇海之張其本末比之猶爲淺

青熒芙蓉劍

師曰言能斷決也

犀兕豈獨剸

洙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鈞劒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巧冶鑄干將之璞水斷蛟龍陸剸犀兕○鄭曰剸止兖切截也

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

洙曰漢武帝大觀祠齋房生芝之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勸上興祠禱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進時政得失○鄭曰搴九輦切取也

垂之俟來者正始徵

勸勉趙曰源明所言可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不要懸黃金胡為投亂贙洙曰獸名似犬。脩可曰按爾雅贙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炙戴子戴贙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亂則馴服貌則反服出于西海名之曰昳。趙曰所以美之且危之也引贙謂乳虎也蓋言安雖則黃金可懸而切直抑上之怒不啻投餓贙也贙乎大反結交三十載洙曰任彥升哭雲僕射結交雖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吾與誰遊衍洙曰新史亦言源明雅善杜甫鄭虔滎陽復冥寞罪罟以橫罹鄭曰卜戶孟切下音昳洙曰謂鄭虔也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趙曰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而源明死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萬錢而至凋喪也舊注所引非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洙曰劉公幹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趙曰公言在雲安不得沂沔以歸永負蒿里餞洙曰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歌。蘇曰徐翔之姪陵泣曰永負蒿里之哀東門祖餞。趙曰傷其不得一弔酹之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鄭曰鶢王元切鶋斤求切不識鍾鼓饗侏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鶢鶋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而祀鶢鶋一也注鶢鶋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也孔翠望赤霄愁思彫籠養侏曰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不免籠樊之愁者以其質之異於衆禽也故鶢鶋賦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嬰繳羽毛入貢向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言鄭公如鶢鶋如孔翠非鍾鼓所能樂之雕籠所能拘之也。師曰虔嗜酒放誕不樂檢束吏貲質文戲以虔爲博士虔聞命許李相何異饗鶢鶋以鍾鼓養孔雀以雕籠采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侏曰文藝傳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編黃石愧師長侏曰黃石古書也。夢得曰右按前漢張良傳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世之所謂三畧者即其書也此言黃石爲師長名其人耳非書也公著蒼慕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趙曰鄭虔自

著書外又選朗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
也張良遇黃石公爲師今公言愧者退則不敢爲虔之師長也
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
痒 鄭曰薈烏外切蕞祖外切 小兒痒以兩切本作癢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
洙曰按新史虔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類其纂者上書告
虔私傳撰国史虔荅黃獄之坐謫十年名其書爲會粹孔子作春
秋游夏不能贊皇甫虔私撰國史是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纂兵
流皆古書也言虔無不貫穿復通術藝星經丹青之類。趙曰圭
臬言其善也理也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所以測日
影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虫篆言能書丹青又言能畫 子雲窺
未遍 洙曰揚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覧無所不見。蘇曰 劉薦語陳貞曰吾願中書皆揚子雲窺未偏者 方朔諧
太枉 洙曰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 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
征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餘言。趙曰
言虔能知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其所指皆神仙之事故云
諧枉云 大迂 神翰顛不一體變鍾兼兩 洙曰虔好書及畫恨無紙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取
隸書歲久皆遍 趙修可曰書苑曰虔善草隸呂總云虔書如風送
雲收霞催月上鍾兼兩鍾繇鍾會也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或云

兼兩車也漢吳阪爲南海太守欲殺青寫書子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乍車有兩輪故稱丈傳天下口
蘇曰相如片文隻字朝出而暮傳天下古詩云高文滿天下藉藉皆萬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
畫圖新詩亦俱徒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
銜題四方尤所仰洙曰虔自寫其詩并書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宣一作寡也嗜酒益
疏放洙曰虔嗜酒疏放故杜甫贈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与酒錢蘇司業源明也○蘇曰阮籍輩嗜酒疏放逸山野談爸
其禍當世莫及其高見自全之機彈琴視天壤洙曰嵇康曰目送歸鴻手彈五絃形骸實
土木親近唯几杖趙曰言親近於天子今以言几杖則未嘗暫離之意未曾寄官曹
梅曰謂不寓意於官職突兀倚書幌洙曰虔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
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子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晚
就芸香閣洙曰遷著作郎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胡塵昏坱莽魯曰
坱莽黃皃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趙曰虔值祿山反爲賊受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故言無一點所汚不煩澆蕩之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洙曰
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為授虞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履
穿四明雪洙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其履行雪中有上足跡淺也飢拾楢溪橡洙曰
四明楢溪皆浙江地名言虞貧困拾橡而食之○定功曰按唐史虞以汚祿山僞官貶台州司戶四明及楢溪皆屬台州孫綽賦云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趙曰暗使莊子冬日食橡栗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洙曰
莊子漁父篇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天長眺東南秋色
餘魍魎洙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師曰言荒僻也別離慘至今班白
徒懷曩洙曰曩昔時也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
門野稅林下鞅洙曰鮑明遠無田稅歸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此追憶昔時與虞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解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今詞場踈闊故傷之
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洙曰甫自言嘗為虞濫吹獎也盧諶濫吹乘名實○趙曰指言

昔與鄭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睽遠間闊仍憶鄭之平昔溫有推奬於巳也

百年見存沒 洙曰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虔至台州後數年卒

牢落吾安放 洙曰一云傚○趙曰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將壞吾將安放

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 洙曰阮咸阮照子也任達不拘雖處世不交人事

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洙曰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趙曰阮籍與其姪共爲竹林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空餘阮咸在也

故右僕射國相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 師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說者據是詩以江漢爲南紀非也蓋南紀乃分野名唐天文志云東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州正當嶺徼甌粵之地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非特江漢而巳

金璞無留礦 洙曰張九齡父爲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九齡幼聰敏善屬文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金玉未成器曰礦言九齡成器早故不留礦也○田曰圓覺經云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無復重爲礦○趙曰言已爲金而不復留在鑛以譬張曲江出而應用不復退藏也

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洙曰言九齡之出也如仙鶴然潔白修整矯然江海思蘇曰阮熙年來浩然起江海之思復與雲路永趙曰矯然有江海之思而復思奮飛與雲路齊永○師曰言其志趣高遠前程亦不伐也寂寞想上階未遑等箕潁洙曰堯土階三尺想士皆有致君堯舜之心也有致君之心故未遑於箕潁箕山也潁水也巢父許由所隱之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洙曰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由玉堂金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曲江爲秘書郎爲左拾遺爲左補闕爲中書舍人爲集賢院學士是也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師曰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皃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黽然全無忌憚相國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言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也榛梗言不以嫌猜爲心也骨驚畏曩哲洙曰曩哲昔賢也謂其不若故骨驚鬒變負人境洙曰鬒黑髮也變而爲白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能鬒其不變○趙曰上句言畏其不逮故前人下句言變其髮白而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江淹賦云心折骨驚雖蒙

換蟬冠右地惡多幸洙曰侍中冠加貂蟬九齡爲相以文雅爲上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仙客以傾之遂罷○趙曰此乃侍中事而史不載漢官儀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也下句則以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言在右地已斷而惡爲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滅則得此爲幸矣敢忘二疏歸洙曰疏廣爲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言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痛迫蘇耽井蘇曰神仙蘇耽種橘鑿泉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即愈○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毋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洙曰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庾公興不淺洙曰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戲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公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黃霸鎮每靜洙曰循吏傳黃霸與用寬和爲治擢爲楊州刺史穎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賓客引調同洙曰謝靈運異代可同調諷詠在務屛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

省一陽發陰管趙曰謂如黃鍾之律也言其詩之和而可聽耳淑氣含公鼎趙曰謂如大烹之和也言其詩之美而可味於口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洙曰九齡善屬文有集二十卷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洙曰謝靈運散帙問所知巫廬二山名○趙曰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欻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廣雅云龍有角曰螭○師曰公有集二十卷荊人刻之碑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倚薄巫廬並巫廬二山其才氣能与二山之氣相倚迫也綺麗玄暉擁洙曰謝眺字玄暉少有美名為文綺麗牋誄任昉騁洙曰任昉字彥升長於牋誄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洙曰史記序勤成一家傳序隻字之褒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趙曰韶州即嶺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為滄海遺珠則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趙曰九齡在荊州之久封始興縣伯諸還展墓也戀闕言其心不忘君也波濤良史筆蘇曰班孟堅信亦一代良史下筆善熙瀾翻而昭著無絕大庾嶺洙曰限賦終無絕於異域九齡自荊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先見安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趙曰意謂九齡之文如波

儔之擬可充良史之筆皆乎無没隔絶於大吏領之外也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趙曰此言帝春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蘇曰謝安石理五湖煙艇○趙曰後漢徐孺漢之高士也曲江爲之墓碣公之句意謂今再讀之而猶思理煙艇則以慕徐孺高風而不忘江漢之念

別房太尉墓彦輔曰閬州太尉名琯常与嚴武等交結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爲漢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趙曰言淚多而濕之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洙曰晉謝安傳安贈太傅初苻堅入寇諸將退敗相繼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玄不敢言乃令張玄重請問遂命駕出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把劒覓徐君洙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返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江淹詩延陵輕

贊劒削壺運詩延陵劒心許解劒非所惜○逢原曰謝傳徐君指房太尉也 唯見林花落鶯啼

送客聞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楷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 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言此地當夷後爲陸渾之戎所有川因而得名○鄭曰十道志山在洛陽○趙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蓋帝謫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不應呼之爲太守也 一德興王後 洙曰周德以興王業也伊尹咸有一德○趙曰帝爲相廟堂固以一德興王矣 孤魂久客間 洙曰房公客死閬州 孔明多故事 洙曰蜀志陳壽上言臣壽等言前有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由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无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輙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安石竟崇班 洙曰謝安薨時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謚曰文靖以无下舍詔府中備

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亘溫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諭房公奏議可爲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諭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

也嘉陵縣屬閬州 他日嘉陵涕 鄭曰嘉陵江名 仍霑楚水還 趙曰靈櫬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故云

丹旐飛飛日 洙曰丹旐銘旌也寡婦賦龍轜儼以星駕飛旐翩以啓路 初傳發閬州風

塵終不解 趙曰時吐蕃未息也 江漢忽同流 趙曰靈櫬所經者江與漢也○師曰風塵終不解言盜賊未息而房公忽與江漢同遊故嘆惜之

劍動新身匣 趙曰善本作親身方有義 書歸故

國樓 蘇曰陳惇放歸故國載書一千卷歸家起樓今西岐觀風樓是也 盡哀知有處爲客

恐長休 趙曰此因遠送靈櫬之歸有感而言也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 洙曰舊京故國○修可曰盧子諒詩南望舊京路 老

親知 洙曰知一作如 宿昔 按新史武卒母哭且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趙曰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耳潘

注所引前史非是不知何自得之部曲異平生洙曰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宋鮑昭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後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風送蛟龍雨洙曰見蛟龍雲雨注○趙曰以譏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乃蛟龍雨也○師曰子美詩云蛟龍得雲雨言賢者之得勢今云風送蛟龍雨被風吹散則蛟龍失勢可知天長驃騎營洙曰晉書齊獻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趙曰言所以遺傳於後世見君有恩德於公之情如此也○師曰遺後者謂恩德遺與後人使人哀思之不忘則君之情可見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洙曰劉公幹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又云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李延年分送喪歌為二等薤露送王公大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為挽歌欲掛留徐劍洙曰見上把劍覓徐君注猶迴憶戴船洙曰見上應尋戴安道注相知成白首洙曰潘安仁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此別間黃泉洙曰左傳不及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

然鄭曰泫胡畎切○朱曰詩句嗟及矣文中子泫然流涕修文將管轄朱曰見上修文地下郎注○趙
曰言李尚書之有奇才堪如魏之管轄也奉使失張騫朱曰見上查上覓張騫注史閣行人
在朱曰周禮大行人小行人○趙曰史閣言其書之史冊也詩家秀句傳蘇曰陸士龍題詩對南山日澠
得秀句客亭鞍馬絕趙曰言其死於道路也○彭曰此句言子美爲客停留於此李公无復鞍馬來相尋矣旅
櫬網蟲懸朱曰沈休文詩高車塵未成珠履故无声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又網蟲垂戶織久鳥步譬飛復
塊昭丘遠朱曰登樓賦西接昭丘楚昭王墓○鄭曰荆州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昭王墓故云云歸塊
素滻偏朱曰宋玉塊兮歸來○鄭曰滻所簡切水名在京兆○趙曰素滻長安之水也言李尚書乃長安人也潘安仁
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大臨曰此二句言李葬於此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
朱曰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猶陛下喉舌秋色凋春草王孫
若箇邊朱曰招隱芳草兮萋萋王孫兮不歸○大臨曰此句言李即与春草爲鄰矣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涑曰言少時相顧今盡於此矣

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濕洙曰誄銘明旌曰湖風井逕秋洙曰蕪城賦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

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洙曰曹丕書曰應徐陳劉一時俱逝矣○趙曰公自注云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應則應瑒劉則劉焯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二十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洙曰漢二千石朱幡兩輪○趙曰朱幡用旂也舊引漢二千石朱兩轓誤矣轓字從車幡字從巾義不同也

悲鳴駟馬顧趙曰有戀主之意失涕萬人揮洙曰陸士衡詩揮淚廣川陰又得與故人揮

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洙曰見門闌多喜色注

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洙曰詩自公召之顛倒裳衣感恩義不小蘇曰夏侯勝感恩戀德義實不小懷舊禮

無遣墓待龍驤詔朱曰漢獻加魏武九錫曰龍驤虎視旁眺八方○修可曰唐史遺事武后幸洛陽至
閿鄉縣東騎不進召巫問之巫曰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採所苦聞大駕至故哀求后遂詔云墓百步不得樵採子
美八哀詩亦云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趙曰晉王濬爲龍驤將軍卒葬栢谷中大營塋域待龍驤詔則言盧尚書之墓如王濬
者也臺迎獬豸威鄭曰豸宅買切○趙曰獬豸侍御史冠也獬豸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此言盧尚書
靈櫬至上都而送之者盧侍御如此深憂見士則雅論在兵機趙曰世說鄧艾年十二至
潁川讀陳太丘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自名範字士則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
趙曰禁闈天子之內也此言吐蕃陷京師也往年朝謁斷修可曰言去上都之久而斷朝謁也他
日掃除非趙曰言除掃吐蕃不得上策所以為非也但促銅壺箭朱曰漏刻銘筐箭方圓之
制注金謂壺又云銅史司刻金徒抱箭○趙曰欲上之未明求衣而早朝也休添玉帳旂朱曰見空留玉
帳旂注○趙曰言不必添兵也玉帳將軍之帳也動詢黃閣老朱曰見息聖登黃閣注肯慮
白登圍朱曰前漢匈奴傳高帝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

奴竊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駁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高帝乃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不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亦與韓信將王黄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為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趙曰言天子雖憂辭大臣而莫知以白登之圍為慮者比豈勸親征之徒歟黄閣者三公也宋忠曰三公黄閣○鄭曰白登地名在平城隷南十餘里

萬姓瘡痍合蘇曰邢元云萬姓瘡痍始合兵甲尚未全息恐西北乘勢再為患也○趙曰言其困於誅求役使也

羣兇洙曰一云雄嗜慾肥趙曰言將帥乘此為驕也刺規多諫淥趙曰所望於盧侍御也

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趙曰言盧侍御之登對所論之事如此

對敭期特達鄭曰敭與揚同衰朽再芳菲趙曰言對敭天子之前當在特達而勿委靡則衰朽之人再獲芳菲言同受其業也

空裏愁書字洙曰見咄咄正書空注山中疾採薇洙曰伯夷傳登彼首陽采其薇矣

撥盃要忽罷抱被宿何依蘇曰聶授抱被隨王肅宿○趙曰撥盃者運盃也既別矣撥盃之相要忽罷平昔抱被就宿今又何依

也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

飛洙曰楚辭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

哭李常侍嶧二首鄭曰嶧夷益切

一代風流盡蘇曰曹植曰子建與陳劉俱逝一代風流從此盡矣後世誰氏可繼高名○趙曰南史張緒死其從弟瓛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修文地下深洙曰見修文地下郎注顏淵爲地下修文郎斯人不重見蘇曰山巨源哭嵇康曰中散死埋玉重泉沉珠滄海不重見斯人矣○趙曰孔子言伯牛之疾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蓋嗟其人之賢也將老失知音洙曰伯牙以鍾子期爲知音子期死而牙絕絃○蘇曰鮑叔云嵇老矣慘失知音○趙曰指李常侍如鍾子期也嘗不與吳季貲甚亡豈仿不納絃於鍾子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貴逝也短日行梅嶺鄭曰大庾嶺寒山落桂林洙曰山一作江○趙曰言李常侍之櫬自廣南來也大庾嶺多梅故謂之梅嶺廣東曰桂生於高山之嶺其類自爲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洙曰侍中冠貂蟬阮脩以貂蟬換酒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洙曰見通籍 瑣闥青瑣在蜀有銅梁縣）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趙曰言當風塵之際相逢於江漢而今在江漢聞其喪而哭也）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洙曰古詩遺我一書札又呼兒烹鯉魚文選有贈答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定功曰常侍若宗室之子也故用王子表字前漢書有王子侯表）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洙曰左傳晉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沈曰郇須倫切國名）差池弱冠年（洙曰曲禮二十曰弱冠○蘇曰蘇代云弱冠之年差池文采）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洙曰左傳與君周旋）臺閣黃圖裏（洙曰三輔黃圖又漢宮闕記）簪裾紫蓋邊（洙曰沈休文碑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容間（洙曰見答轄劾貢公喜注）馮招疾病纏（洙曰左太冲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鄭曰馮招馮唐）南過駭蒼卒（鄭曰上采莽下七役切）北思悄聯綿（洙曰洞簫賦吟氣遺往聯綿飄撇又

云謝絹聯以牢落鵩鳥長沙諱朱曰見谷傳愁飛鵩注牽牛蜀郡憐朱曰見古牽牛行
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朱曰見把劍覓徐君注漢道中興盛
韋經亞相傳朱曰建武永平末盡中興之美韋賢不如教子一經沖融標世業磊落
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倚樓開樹頂朱曰古詩西北
有高樓交疏結綺窗飛旐泛堂前朱曰寡婦賦飛旐翩以啓路弃幕歎風驚朱曰弃幕
齊高懸謝玄暉詩風簾入雙燕笳簫爾急暮蟬興殘虛白室樂曰異詩寢憑几○朱曰莊
子虛室生白跡斷孝廉船朱曰世說張憑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真長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往詣真長延之上座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旅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
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旅恍惚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進曰下官今日與公得一太常博士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即用為
太常博士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彊
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

雙全 師曰卿救晉地韋大夫靈櫬歸晉故子美悽愴以傷之子美少與公結交故云差池弱冠年王陽在位貢禹喜而彈冠子美上韋左丞詩云竊効貢公喜今已死故曰貢喜音谷間子美擬効馮公之招隱柰為疾病所纏而巳鴻鳥長沙諱子美自言所逐因於此地也筆牛蜀郡憐言蜀人思韋之德也紆樓閣樹頂言莫棲之高也亦慕欽風鷟言子美之失韋無所棲託如燕之巢于風幕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韋之化去朝廷頃難不輕以帥權授人故云誰繼方隅理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鮑曰高適也本傳繼廣德元年後言召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洙曰江淹上建平王書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班固傳王鳳薦班伯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注金華殿在未央宮 何殊地下郎 洙曰世說顏回為地下修文郎 致君丹檻折 洙曰見折檻詩注 哭友白雲長 蘇曰山巨源哭嵇中散曰白雲央央我心悲傷揮哭望雲雲路阻長○越曰白榆州望長安而哭為白雲長矣 獨步詩名在 趙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田曰南史沈約謂王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 祇令故舊傷 洙曰適有

詩名於時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孝祥曰人雖不讀書但誦其章句而不明其道不足重也長孫之學獨為可重以其達道故也名因賦頌雄逵曰子雲賦頌名重漢朝禮闈曾擢桂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郄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舊乘驄洙曰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府後漢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流水生涯盡趙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宋曰生涯盡言其清貧也浮雲世事空趙曰浮雲易散之物故以比世事所以悼之也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洙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檀弓曰文子曰從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當作原○趙曰亦御史事漢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古注云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趙曰禮記執友稱其仁也斯人已寂寞新文生沈謝洙曰沈約謝靈運也○趙曰以沈謝比之則王君必能文矣異骨降松喬洙曰王君平謂其盤曰子有異骨可學仙漢文帝壽命非松喬得神仙赤松子王喬也北部初高選洙曰漢有北部太守○趙曰言其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舊注謂北部太守豈有才起身而遂為太守者乎東堂早見招洙曰晉郤詵還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蛟龍纏倚劍趙曰言禁從之地變化者如蛟龍纏繞其所倚之劍鸞鳳夾吹簫洙曰王子晉○趙曰鸞與鳳夾其所吹之簫也秦有簫史教弄玉以吹簫而鳳凰降舊注於此句下注王子晉誤惑學者予謂乃是吹笙非簫也綴職漢庭久洙曰職任也中年胡馬驕洙曰謂安史亂兵交聞兩觀洙曰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寵辱事三朝洙曰兩國之寵辱○趙曰謂明皇肅宗與當日代宗也蜀路江干窄洙曰見謁設榜車馬駐江干注彭門地里遙洙曰彭門地名屬彭州○鄭曰即彭州即兩峯相對曰天彭解龜生碧

草朱曰謝靈運解龜在景平謂解去所佩龜印諫獵阻清霄朱曰司馬長卿上書諫獵○趙曰王君必
彭州替罷而有封事於雒湖上而不報也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趙曰言王在彭州而
參成都節度軍謀矣將軍臨氣候趙曰指言摠戎之人壯士塞風飇趙曰指言戰鬬之上
井渫朱曰又作漏○鄭曰渫悉列切泉誰汲朱曰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注言潔已而不
見用也烽疎火不燒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燧今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
事矣皆以王君參謀所致而然也前籌多自暇朱曰張良借勳前籌隱几接終朝
鄭曰隱去聲○朱曰孟子隱几而卧翠石俄雙表朱曰蔡伯喈樹碑表墓寒松竟後
凋朱曰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蘇曰晁建叶僻居山
於經年不識車馬養戎葵散或荅親交書亦無聊染翰誰復看書者耶○趙曰謂不敢以其死而廢詩篇之贈然染翰之間自有悽
而其情無聊矣再哭經過罷朱曰翁玄見曹植曰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後亥死操經過亥墓悽愴
悽致祭感其知己也○趙曰聞其死已哭矣靈櫬從舟中經過夔川則公又再哭焉離魂去住銷朱曰言去

者有思念之心往者有思念之意故皆銷魂也。趙曰離別之魂或去自夔州或往夔州皆自銷矣之官方玉

折洙曰蕭望之使道之官王褒死如玉折也寄葬與萍漂洙曰寄葬葬也。趙曰追悼其才用任而遂如

玉折又傷念其寄殯若萍之未安也曠望渥洼道洙曰渥洼水出龍馬謂王之如龍馬不可復見矣霏

微河漢橋洙曰烏鵲填河爲橋以渡牛女謂王之魂當在仙境矣。趙曰言王君之喪未能歸鄉言其所出陸馬所

經之途與夫渡橋而往今其曠望之間霏微之恥矣天馬篇天馬徠從東道此所謂道也河漢橋如世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爲橋也

舊詩所引王之魂當在仙境非是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趙曰數王君沒後如此巫

峽長雲雨。洙曰見峽內多雲雨注。趙曰言公身之在夔秦城近斗杓洙曰斗杓斗極也。趙曰

公懷長安之遠。鄭曰杓甲遥切柄也馮唐毛髮白歸與日蕭蕭洙曰見白首恨

爲郎詩注。趙曰公自嘆其留滯空老又因王君之喪不即還鄉而感傷也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洙曰漢有淮南王賢王少年疑柱史洙曰

王東琚詩老聃伏柱史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多術怪仙公趙曰淮王則漢南王安其人賢以比漢中王也柱史以言章侍御老子爲周柱下史而韋以少年爲之疑其不似也仙公以言書請尊師仙公宜有多術以延生而死故怪之也不但時人惜祗應吾道窮洙曰左傳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隨家笛洙曰向子期思舊賦序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嘆作賦飄飄客子蓬洙曰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趙曰公自嘆其飄零也強吟懷舊賦洙曰潘安仁作懷舊賦已作白頭翁洙曰魏文帝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新添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
流慟嗟何及銜寃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
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
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閟陰符
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思諸子交期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
虐痢飡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此去已云歿鄰人嗟亦休竟無宣室召洙曰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洙曰斛斯融能詩賢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前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

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所忠往而相如已死无遺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帷在洙曰謝玄暉詩繐帷飄井幹陸士衡注繐細布而疎者爲靈帳裙繐帳之真漠也淅淅野風秋

鷰入非傍舍趙曰鷰仍入其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洙曰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趙曰梁孝威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洙曰見贈王侍御契詩注多慙鮑叔知洙曰鮑叔與管仲交貧則知其困而容之達則知其賢而舉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素交零落盡洙曰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素交盡利交興謝靈運万事俱零落白首淚雙垂

不歸

河間尚征伐朱曰河間郡名此詩甫從弟經亂離未歸也汝骨在空城趙曰此言公之從弟

有死而寄肖於其處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師曰數金謂初持知錢數也總角愛聰明洙曰見總角草書又神速注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師曰言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卒且草又生也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洙曰晉陽春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而亮薨。趙曰軍事以嚴終故軍中謂之嚴營。安石曰三國志注載晉陽春秋有星投于亮營而亮卒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趙曰思其敢決邁往之氣也王者今無戰洙曰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生已勒銘洙曰班孟堅為竇憲作勒燕然山銘。秦曰書生甫自謂也當為之勒銘封侯意疏闊編簡為誰青洙曰李廣不封侯餘見青簡為誰編注舞劍過人絕洙曰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鳴弓射獸能洙曰曹子建詩攬弓捷鳴鏑驅上彼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銛鋒行愜順趙曰言舞劍之絕也

猛噬失蹻騰 鄭曰蹻音嶠○趙曰言射獸之能也 赤羽千夫膳 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夫也○師曰赤雨千夫膳古詩云桃花乱落如紅雨赤雨言落葉也 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 洙曰所向無前故曰橫行 神速至今稱 洙曰岑彭與吳至蜀公孫述以拔擊也曰是何神也

哀挽青門去 洙曰哀挽哀歌也漢書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 新阡絳水遙 路人紛雨泣 洙曰諸葛亮亡人皆野哭○時可曰出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言歎息雨泣交頸○趙曰詩滂泣如雨○師曰路人猶泣況親知乎 天意颯風飇 部曲精仍銳 洙曰見部曲異平生時 匈奴氣不驕 趙曰此言將隻之餘烈如此○孫曰氣不驕言畏其威也 無由覩雄略 大樹日蕭蕭 洙曰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存殁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棊 洙曰席謙吳人善彈碁○黃曰漢梁冀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

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余曰酉陽雜俎謂世說言彈棊起自魏室粧奩戲也今彈棊用棊二十四以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棊立於局中餘中間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計

畢耀仍傳舊小詩洙曰畢耀善爲小詩見玉臺集

玉局他年無限笑薛曰右按道藏成都地神踴出扶一玉局白楊今日幾人悲洙曰陶潛挽歌云蔓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趙曰言幾人爲之悲特有我而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洙曰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焉。趙曰言無人珍重而藏其畫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二

西谷書院